

立霧溪流域的考古學調查

陳 仲 玉

本文共分六章：（一）前言敘述調查立霧溪流域的動機與經過。（二）簡述這流域的自然生態環境。（三）先述及前人已發現的史前遺址及筆者調查發現的七處史前遺址的地點與遺物。（四）此地區的原土著族羣是泰雅族東賽德克羣，簡述其部落的舊址。（五）舊道路分布系統。（六）區域文化史重建的試探，以探討自古至今人們在這地區的活動情形，是此文寫作的主要目的。最早大約在公元前後的一羣帶有臺灣東海岸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相結合之特質的族羣在立霧溪河口活動。隔了一段相當時候，才有一羣使用帶有方格印文陶的族羣逐漸深入河谷。之後才是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往東拓展，逐走原有的住民，很快地擴散在此河谷各地，其時間距今不及三百年。

壹、前 言

立霧溪是臺灣東部的一大河系。位置在花蓮縣的北部。由於流域內有風景幽美的太魯閣峽谷與廣大的自然生態環境，全流域今已畫入太魯閣國家公園的範圍。本所在接受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做玉山國家公園的人文史蹟調查之後，於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再度接受營建署的委託，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做人文史蹟的調查。計畫由筆者主持，為期一年。¹ 本文即是這項調查計畫工作的部分成果。

立霧溪流域的面積有 616.3 平方公里，約佔太魯閣國家公園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又因東西中部橫貫公路橫越全流域，提高了公路沿線各景觀地點的可及性，因而成為該國家公園優先規畫發展的精華區域；也是筆者做調查的主要地區。調查工作仍然是建立在實地田野工作的基礎上。在那一年的工作期間，曾經做七次的調查與二次的試掘。第一次自太魯閣口沿著中橫公路一線，概略地觀察立霧溪流域的形勢，直至合歡山與荖萊山北峯一帶。以後，有三次在幾處大型河階地上做考古的調查，主要是找尋

1 陳仲玉：《太魯閣國家公園人文史蹟調查》，（內政部營建署印製），（1986年6月），臺北。

史前與土著部落舊社的遺蹟；一次調查錐麓舊道；二次調查合歡舊道，並同時調查舊道沿途的土著舊社遺址現況。最後二次是遺址試掘；一次是在太魯閣遺址，一次是在普洛灣遺址。

考古學原是應用人類物質遺留以研究古代歷史，或是做文化史的重建工作。在研究的過程，經常要應用地下的資料，但又多受限制。自從生態學漸成潮流以來，考古學者也常重視生態學的資料，做為輔助，以加深研究的深度。² 此外，在臺灣地區做考古工作，本身具有若干優厚的條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臺灣至今仍有三十二萬多現生的土著民族；與他們相關的民族學或民族誌資料，往往可以提供考古學工作者做參考。尤其在研究史前文化史上，現代民族學古代考古學可互相溝通，則反映了臺灣考古學的特殊意義。³ 這二點看法，筆者在這地區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相當的體認。

貳、自然生態環境

立霧溪（又名塔基里溪）發源於荖萊主山北峯與合歡山間，至托博閣附近與托博閣溪會合，再與慈恩溪會合，向東又在天祥附近與瓦黑爾溪及大沙溪諸流會合，在綠水附近納荖西溪，經太魯閣峽谷而東，在神秘谷附近又會合沙卡丹溪之後出海，全長 58.37 公里。支流之中，以大沙溪的流域最大，實是容匯陶塞溪、小瓦黑爾溪與蓮花溪三小支流。⁴

立霧溪流域河流的下切作用極為旺盛，故兩岸多河階地。其中較大的河階有二十五處，列如下表：⁵

2 謝繼昌、陳玉美：〈人類古生態學〉，載《人類與文化》第十六期，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會，（1981年），頁15-22。

3 張光直編：《臺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1977年）。臺北。頁5。

4 王鑫：《太魯閣國家公園預定地區地理、地形及地質景觀》，內政部營建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系研究。（1984年）。頁49-52。

5 同4，頁52-57。

表一：立霧溪及其支流各流域的河階地

溪流	河 階 名	階數	標 高 (m)	岩 層	位 置
立霧溪	1.落支煙 (羅前)	6	89, 111, 135, 155, 235, 255	砂礫互層	立霧溪下游右岸
	2.好好士 (霍霍斯)	6	89, 111, 135, 155, 235, 255		立霧溪下游北岸崇德山西南麓
	3.沙卡丹 (薩喀丹)	2	90, 100		三角錐山東南麓
	4.阿岳	1	130	砂礫層	落支煙至普洛灣間
	5.普洛灣	2	300, 392	礫石層	塔山北麓，溪畔與巴達岡間
	6.巴達岡	1	460	片麻岩與結晶石灰岩基磐岩層	立霧溪左岸
	7.合流	1	460~420	礫石層	立霧溪與老西溪合流點
	8.陀容 (多用)	4	750, 620, 440, 400		海鼠山西南麓
	9.天祥	4	530, 480, 460, 450		西寶山東南麓，立霧溪與大沙溪合流處
	10.道拉斯	2	710, 680	砂礫互層侵蝕性岩盤	大沙溪與瓦黑爾溪所挾稜線之南端，天祥河階之西
	11.凱金 (開秦)	3	1220~860		立霧溪上游，凱金山北麓
老西	12.老西		640~790		老西溪
	13.文山	2	580~550		西寶山東南麓，大沙溪右岸

大 沙 溪	14.托布拉克	3	640, 610, 600	部分爲石墨片岩及岩盤	大沙溪右岸，文山西北方二公里
	15.西寶	3	930~820, 800~660, 640	砂礫層有冲積扇	托布拉克河階上方
	16.小華祿	2	780, 770		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合流之西
	17.西拉克	1	1120		小瓦黑爾溪中游左岸
	18.梅園	3	1120, 980~940, 770	礫石層冲積扇	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合流之北
	19.山里	3	910, 890, 880		梅園北方 2.5 公里
	20.陶塞	7	1420~1020	砂礫層	鷄鳴山東南麓，陶塞溪右岸
	21.蘇瓦沙魯 (索瓦薩爾盆地)	1	1200	山稜環抱	梅園河階對岸
	22.西奇良 (西基良)	3	980, 910, 750		天祥之西，瓦黑爾溪右岸
瓦 黑 爾 溪	23.苦莫赫魯 (庫莫黑爾)	1	980	砂礫層	西奇良河階對岸
	24.魯博克 (雷博克)	1	820	上礫石層下基盤岩層	苦莫赫魯河階下方
	25.洛韶 (魯散烏)	1	1140		西拉克山南麓，苦莫赫魯河階上游

以上所列之河階地，經實地調查的結果，多爲泰雅族山胞部落舊址。其中多處更是史前的遺址，將於下文敘述。

本流域地區的氣候屬於臺灣中部東側山區的氣候型。由於本地區涵蓋了三千多公尺的高山至近海口一百公尺以下的谷地，所以有各海拔高度不同的特性。如果以綠水

代表 500 公尺以下的谷地氣候狀況，年均溫 21.5°C，七月均溫 28.1°C，一月均溫 13.5°C。因峽谷內兩岸岩壁聳峙，白天易於受熱，晚間冷卻快，所以夏季白天較熱，夜晚較涼；冬季白天舒爽，夜晚寒冷。1000 至 2000 公尺的山區，夏季白天屬溫暖，夜晚亦帶寒意。冬季白天與夜晚均寒冷。2000 至 2500 公尺，夏季涼快，冬季寒冷。3000 公尺以上全年皆屬寒冷，冬夜更為嚴寒。全區的年雨量多達 2000 公厘，地勢較高，雨量更多。合歡山高達3500公厘。夏季降水以對流性的雷陣雨及颱風所帶來的豪雨為多。冬季則盛行東北季風影響的地形雨。海拔2500公尺以上的山區冬季還多雪。⁶

由於本地區地形複雜，海拔差異大，植物種類十分豐富，其中以中海拔溫帶植物種類最多，高山植物次之，低海拔熱帶性植物少。又因為這地區是本省最古老地質層（大南澳片岩）之分布區域，故植物羣古老，且受人為的破壞少，自然度高，植物生態資源豐富。⁷

植物生態資源豐富，人為的破壞又少，自然度高，同樣也使動物的棲息環境保持良好。依據太魯閣國家公園地區內的動物資源調查，其中可狩獵動物大致以哺乳動物與鳥類為兩大宗。哺乳動物有：臺灣黑熊，臺灣獼猴、野豬（山豬），山羌、水鹿、長鬃山羊，臺灣鯪魚，白鼻心，白面鼯鼠，大赤鼯鼠，赤腹松鼠，臺灣條紋松鼠，臺灣野兔，華南鼯鼠等十二種。鳥類有：黑長尾雉（帝雉）、藍腹鵲（山鷄），環頸雉、竹雉，深山竹雉，山鵲、鴛鴦等七種。⁸

由以上各學科的調查資料所顯示這地區之生態環境，大致說來區內因海拔高度的差異性大，各氣候因素也有所不同。但是，由於人為的破壞少，自然度高，並且動植物資源豐富。所以，可以說是一處生態體系優良的地區。

叁、史前遺址

立霧溪流域的史前文化遺蹟，在日據時期即有些發現。最早是在昭和十年（民國

6 同 4，頁 4-12。

7 徐國士：《太魯閣國家公園植物生態資源調查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印製。（1984年4月）。頁77, 78。

8 呂光洋：《太魯閣國家公園動物生態資源調查報告》，內政部營建署印製。（1984年）。頁 8-13。

二十四年)十一月間,日人山本義信在立霧溪口蘇花公路旁的山本砂金礦區採集砂金時,發現了古代的陶器和純金的製品。是年十一月九日,臺南新報登載了〈立霧溪右岸發現黃金棒與多量陶器〉一事。之後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同往調查,採集陶器一批。調查報導發表於南方土俗第四卷第三號。標本現存於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室。至於山本義信的部份黃金鑄屑標本,曾經一度由林朝棨教授轉贈臺北帝大,但在二次大戰末期遺失。至於立霧溪中上游地區的河階地,則有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教室的馬淵東一氏在調查泰雅族部落時,也採集到若干與立霧溪口相似的陶器。所有的資料都現存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立霧溪口的遺址,依據日本考古學家國分直一的記載,地點約在今花蓮縣秀林鄉崇德村附近,經筆者的勘查,由於部落居屋範圍的擴大,至今已無法尋得遺蹟,確實的地點不明。依據國分氏的文獻,出土物有下列五類:

(一) 陶器:分印文陶與素面陶二類。 1. 印文陶顏色屬灰褐色,有的是帶紅色的灰褐色陶,土質夾細砂。器形多口部純緣外侈,鼓腹、圓底。有器形完整的標本,有的則是口部可復原的殘片。花紋則是用木刻品拍打而成的印文。文樣中有方格文、波浪文、山形文、橫線弦文、或是多種文樣組合而成的花紋。有的則在口部磨光,再加縱的篋紋。有的器形很小,可能具有祭器的意義。這些印文陶器與臺灣東北部沿海平埔族噶瑪蘭與凱達格蘭居住的地區所發現的古代遺物很相似。同樣的陶器也在基隆、淡水沿海與臺北盆地一帶,石器使用期結束以後流行著。 2. 素面陶器顏色灰黑色,或帶紅色的灰褐色。器形富於變化,有口緣外侈、鼓腹、圓底者;有口緣外侈、寬肩、帶圈足者,或細頸、器身扁平的壺形器。此類扁平壺有點像阿美族的皮袋模型,與該族奇密社人所用者亦頗相似。另還有大型壺形器所附的縱式把手等物。除了史前陶器之外,還發現有漢人用的青花瓷器和各色瓷片。陶器中還有若干特殊的器物,如山型和算珠型紡輪、犬狀立體塑物等。

(二) 石器:發現硬砂岩質的石錘多件。

(三) 玉器:僅一件、是玉質的管形珠,裝飾品。

9 國分直一:〈タツキリ溪流域地方の印文土器遺蹟〉,載《臺灣考古民族誌,考古民族叢書(18)》,慶友社。(1981年)。頁115,116。

〔四〕鹿角：一件鹿角，有用金屬器切割過的痕跡。

〔五〕金屬器：頗值得注意。有竹或骨質做的耳飾，兩端用金箔裝飾。針狀條金一件，青銅鑄屑，錐狀器等物。¹⁰

立霧溪本流的兩岸，日治時期僅馬淵東一氏在今之燕子口對岸的巴達岡河階上發現史前遺址一處。器物有紅褐色印文陶與質硬的黑陶片。印文有方格紋與條紋混合的出現，與在立霧溪口所見者相同。

馬淵東一在陶塞河流域發現三處遺址，均集中在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合流處附近。

（一）巴拉瑠社上方洞窟遺址：位置在陶塞溪近天祥一山腰的一處岩窟中。遺址遺物有人的骨骸、刺槍、番刀、板岩紡輪以及褐色方格印文陶片。

（二）山里社（即今梅村）遺址：位在陶塞溪中游河階，遺物也是灰褐色印文陶片，花紋有方格文、條文、波浪文等。

（三）瓦黑爾社遺址：位在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的會合點附近。地面仍留有居址的石牆遺跡。遺物有陶片、陶紡輪。陶片仍屬灰褐色方格印文陶。

這三處遺址中所發現的陶片與立霧溪河口崇德遺址附近所發現的陶片很類似，應屬相同系統的陶器。¹¹

一、史前遺址的分布

以上所述的是日據時期，有關立霧河流域考古學發現的所有資料。也是在筆者受託為太魯閣國家公園做人文史蹟調查之前，在這地區所僅見的少數考古學工作。山本義信氏最初的發現，是他在採金礦時的偶然發現；而馬淵東一氏的工作，則是他做民族學的調查時所附帶得到的成果。其中只有移川子之藏與宮本延人兩人是在山本氏的發現之後真正為這地區做考古學調查，但是他們僅止於立霧溪河口的崇德一帶。可見此地區的考古學工作做得不夠，因而資料甚是缺乏。筆者接得調查計畫之後，對於史前遺址的調查工作，曾經擬定二個步驟進行。首先是複查前人所發現的遺址地點，及其現況。其次是擬定前人未曾調查的地區，依照地形資料的研判，選擇重點做調查。

10 同9，頁 117-120。

11 同9，頁 123-126。

這是因應立霧溪流域的實際情況而進行。蓋因整個立霧溪流域幅員廣大，區內又多高山峻嶺與狹窄峽谷，無法做全面調查。再者，又因在日據時代末期，泰雅族山胞部落幾乎全已自山區遷移出立霧溪河口平原地區。原來的部落聚集地與耕地，除少數轉移給榮民居住種植外，大部份山坡地多已廢耕，湮沒入蔓草之中。有了這些限制，史蹟調查倍感困難；所以，調查工作僅能集中在目前仍在耕種的河階地。

（一）立霧溪河口兩岸河階地：筆者與邱敏勇先生兩人曾經很仔細地調查立霧溪河口兩岸的河階地，自立霧溪口錦文橋起，左岸一直調查到崇德村；右岸調查到民樂街的上方階地。日人山本氏所發現的史前遺址地點，因未見確實的地點記錄，調查時未能尋獲遺蹟的遺留。惟在右岸海拔約九十公尺的一處河階地，發現是一處史前遺址，即太魯閣遺址（176-TLK）。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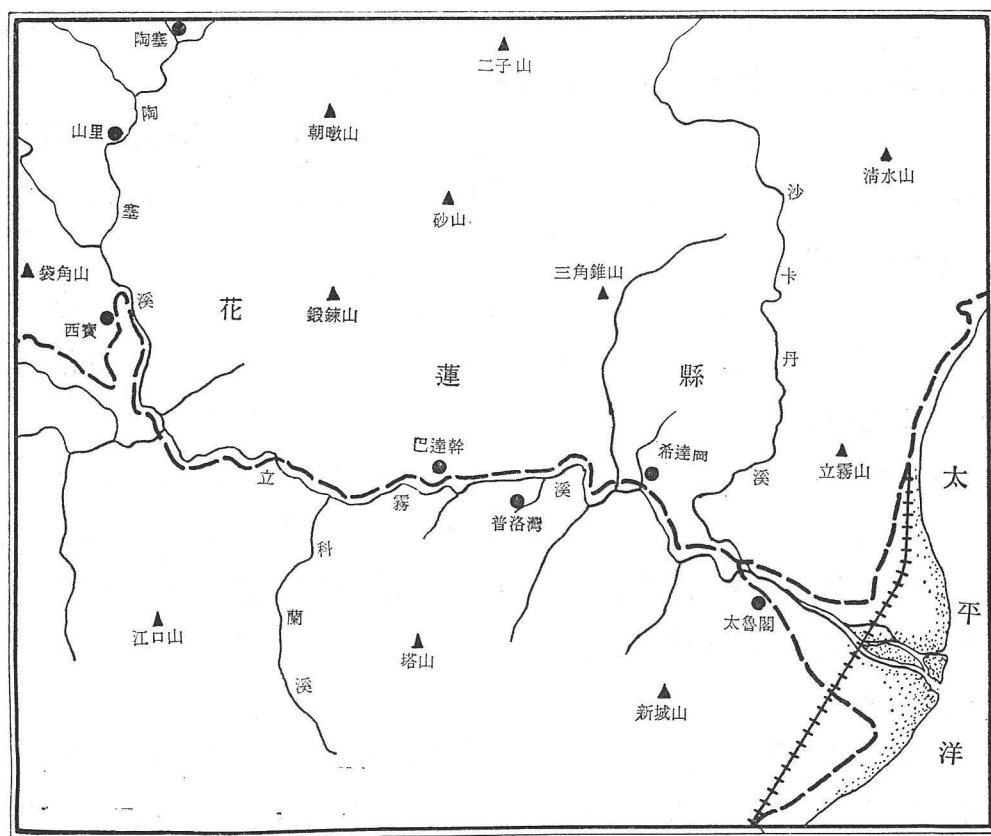
（二）立霧溪河口至燕子口間：此段立霧溪河谷，沿岸有較大的河階地多處。惟高位河階地目前多無耕作，難予調查。低位河階地中有三處是原來山胞舊部落居地，也是史前遺址。敘述如下：

1. 希達岡遺址（215-STG）：位在立霧溪下游左岸，在與支流沙卡丹溪合流處的西北方約二公里。三錐山的東南方。今中部橫貫公路寧安橋北端上方臺地。海拔 484 公尺。其地大致為南向傾斜地。該地原為泰雅族希達岡部落居地。臺地正中立有「先祖累代之墓」石碑一座。地面調查時採集得石器一件，陶片多件。

2. 普洛灣遺址（216-PLW）：位在立霧溪下游右岸，塔山的北方，在今中部橫貫公路溪畔站南方約一公里。東起無名溪（當地人稱普洛灣溪）西迄於燕子口。河階分為上下二層。上層稱上普洛灣。海拔 392 公尺，西側多緩坡地。下層稱下普洛灣，海拔 300 公尺，面積較上層為廣；東西長約三、四百公尺，廣約一百公尺。現有產業道路可及，榮民工程處蓋有大片工寮於下層臺地上，今已廢棄。上層有明顯的山胞舊址遺蹟，地表普遍有陶片，多素面紅陶。下層地面多經榮工處施工時推平，情形不明。

3. 巴達岡遺址（217-BTK）：位於立霧溪中游左岸，三錐山的南方。在今中部

12 此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考古遺址號系統。



立霧溪流域史前遺址分布圖

橫貫公路新珣站對岸斷崖的上方。海拔 453 公尺。入口由溪畔西方一隧道口下河床，河床高 190 公尺，有一山胞築的竹橋，渡過河有一步道，走到 350 公尺高度時，即上日據時期以前的舊路。路寬約 1.5 公尺，再往上走到 420 公尺處，即巴達岡河階地。地廣約一公頃，上方還有一層。臺地上現今仍留有日據時期的警察官吏駐在所的水泥柱等遺蹟。現仍有泰雅族山胞二戶人家。整個遺址係略為傾斜的山坡地，梯田，北高而向南傾。平臺西邊有一山凹，中有泉水。地表採集僅見陶片。

(三) 大沙溪河谷：大沙溪是立霧溪最大的支流，由北而南匯入立霧溪。其上游又分成數條支流，如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等。這流域中有河階地多處。其中的三處發現史前時代遺蹟。

1. 山里遺址 (218-SL)：今稱梅村或下梅園。是泰雅族玻里亨干(山里)社舊址。河階地是寬廣的滑走坡，有三層，今為西寶農場的耕地之一。地表採集得陶片多件，石器殘片一件。

2. 陶塞遺址 (219-TS)：陶塞河階位在陶塞溪上游右岸，鷄鳴山東南麓，為立霧河流域中規模最大的河階。主要有七層臺地，其中第四層的面積最大。也是泰雅族陶塞羣的居地中心，今為西寶農場一部份。第三臺至第六臺均有陶片出現，但僅是零星的散布。據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李光周教授生前告知，他們在該遺址調查時發現到一件石器。

3. 西寶遺址 (220-SP)：位在大沙溪的右岸，托布拉河階的上方。階地有三層，第一階面標高 820 至 930 公尺之間，呈西北向狹長之階地面。昔為泰雅族西寶社的居址，今為西寶農場之一部分。調查時在西寶國小上方的農地中，發現陶片多件及石紡輪一件。

上述這七處史前遺址，事實上並不能代表立霧溪的整個流域。我們的調查工作僅止於西寶河階，自西寶以西還有幾處河階地，如今均處於蔓草荒煙的情況，使調查工作難於深入，實際情況不明。但是，如果就上述已發現的七處遺址的分布來看，自太魯閣口至巴達岡河階之間的大型河階地上均有遺蹟；天祥以西的陶塞溪河谷之史前遺物分布深至該溪的上游陶塞河階上。因而，可以推測，史前人類的活動範圍不會只止於西寶河階一帶。目前不便調查的地區，在以後更多的研究之中，會有更多的遺址被

發現是可以預期。

二、出土的遺物

在此次調查中所發現的七處遺址之中，除了太魯閣與普洛灣兩處遺址曾經過小規模的試掘之外，其餘的五處遺址均只做過地表的調查。所採集到的遺物標本有陶片、石器與鐵器三類。但以陶片的數量最多共計四百九十二件。石器則以太魯閣遺址遺留在地表的單石爲大宗。共計八十五件。其餘諸遺址，僅希達岡、巴達岡、普洛灣、山里、西寶五遺址各採集得一件，數量甚少。鐵器有二件，是在試掘普洛灣遺址時在一灰坑中出土的。

首先，先將陶器情形做一簡述。四百九十二件陶片的分佈情形列如下表二。除了表二所列的諸類陶片之外，若干遺址還發現有帶釉陶片與瓷片。有的是中國瓷片。因非史前的遺物，而且採集的標準也不一致，故未列入。由下表中所列諸遺址的陶片之種類與數量的統計，可以看出它的若干意義。如果各遺址陶片的出現率約略可以代表著古代人類在各遺址的活動頻繁情形，則立霧溪本流諸遺址的陶片數較陶塞溪河谷各遺址的陶片數爲多。古代人類在立霧溪的活動情形，太魯閣峽谷以東之地區較其西的陶塞溪河谷頻繁現象。它的發展是自東而向西漸進的。這一點與文獻資料中所記載的泰雅族東賽德克羣進入這地區的發展則是自西往東的路線有相反的差異。我們當然更不要忘記，泰雅族的習俗中不會製造陶器，他們的祖先是否完全沒有製陶的技術，實是應該重視的問題。

其次，在發現的這組陶片中，陶片本身的質地、器形與花紋等三方面的觀察與分析也是探討在這地區古代人類的線索。這批陶片，全部都屬於夾砂陶，但是所摻雜的砂粒全是細砂，很少看到有直徑在二公厘以上的顆粒。如以顏色上的統計，紅色陶系列佔 85.97%，黑色陶系列僅佔 14.03%；所以，紅陶約爲黑陶的六倍。二種色系的陶片中均有質料特硬的標本，但數量很少，僅佔全數的 3.05%。但絕大多數陶片的質料都稍偏硬，足見製作時燒焙的火溫仍屬高溫者。當然其中仍有硬軟不同的差異，它們的硬度約在毛氏硬度計（Moh's scale）的 3～4 度之間。又在製造的過程中，部分陶器的表面經磨光的處理。它們在 492 件陶片中有 42 片，佔 8.53%。

這批陶片，由於大多數是地表採集的標本，即使是試掘中的出土物，也不例外，

表二：諸史前遺址的陶片

陶 類		片 數	遺 址	太魯閣	希達岡	普洛灣	巴達岡	山 里	陶 塞	西 寶	合 計	百分比
1. 方格紋夾砂紅陶				11	3	20	27	9	4	3	77	15.65
2. 方格紋夾砂磨光紅陶				1			2				3	0.61
3. 非方格紋夾砂紅陶				1	3	28	13	6	1		52	10.57
4. 非方格紋夾砂磨光紅陶							3				3	0.61
5. 非方格紋夾砂磨光灰黑陶				3							3	0.61
6. 素面夾砂紅陶				22	21	177	15		2	12	249	50.61
7. 素面磨光夾砂紅陶				7		10	5	3	2	2	29	5.89
8. 素面夾砂灰黑陶						27	3				30	6.10
9. 方格紋夾砂灰黑陶						2	7				9	1.83
10. 非方格紋夾砂灰黑陶						15	3				18	3.66
11. 素面夾砂磨光灰黑陶					2		2				4	0.81
12. 硬質夾砂灰黑陶					2	3					5	1.02
13. 硬質夾砂紅陶					2		2		5	1	10	2.03
合 計				45	33	282	82	18	14	18	492	100.00
百 分 比				9.14	6.71	57.32	16.67	3.66	2.84	3.66	100.00	

都是破碎得相當厲害；其中沒有一件是完整的。所以，有關於它們原來的器形如何？很難自這批標本中看出，僅能自碎片中做些推測。

（一）口緣部份：依據若干破片的觀察，束口罐類甚為普遍。口部以下多折肩鼓腹。口部雖然有內卷的例子（插圖一：1；插圖三：5），但極少。大多是直口（插圖一：2～5；插圖三：6, 7），或是純緣略為外侈（插圖一：7～11；插圖三：1～4, 8）。至於純緣向外卷的盃或鉢類也有出現，但極少（插圖一：6；插圖二：7）。

（二）器身部份：由於所採集的器身部份標本均甚破碎，並無很顯明的特例出現。仍以圓形鼓腹為普遍的形狀。器身上有按圓棍形把手的例（插圖二：1, 2）。把手的製法是自器身捏出，而不是另製把手之後黏貼上的。

（三）器底部份：可能有僅圓底而無圈足的例子，因為發現一件單獨為圓圈而不與器身黏合的例子（插圖一：15；插圖三：10）。圈足器甚為盛行，發現的標本也多（插圖一：12～14, 16～18；插圖三：9, 11, 12）。圈足的製法有的是自底部直接捏出，有的是先製好圈足部份再與器底黏合。這二種製法均一樣普遍。

（四）器蓋：發現一件確定為器蓋的標本，破碎僅餘約六分之一。蓋頂另捏出一圓圈，類似圈足，但圓圈的高度不及一公分。並且蓋頂與圈內的外表均經磨光的處理，內表面則甚粗糙。（插圖二：4）

這批陶片的表面具有花紋者，有 165 片，佔總數的 33.54%，約三分之一。關於立霧溪流域陶器上的花紋，國分氏也曾提到，有格子目文、波狀文、山形文。此外還有縱的平行篋痕。¹³ 我們在這批有花紋的 165 件陶片中所看到的花紋，較國分氏所見的複雜。如果依照花紋的製作方法之不同，可分為印文與刻劃文兩種：

（一）印文：即是在陶器坯體製成之後，在坯泥未乾之前，即用有刻劃特殊花紋之木質類的拍板在器坯上拍打，使器坯表面印上有凹凸成形的各種花紋。這種花紋稱做「印文」。又由於在拍板上所刻的紋樣之不同，使印在陶器上也產生不同的花紋。我們發現在這批陶片中，以印文的製造法所產生的花紋，有九種不同的文樣：

1. 方格紋：即國分氏所指的格子目文。這種花紋是這一帶陶片上所最常見。在

13 同 9，頁 117。

165 件陶片中，屬於方格紋類者有八十九件，約一半還強。雖屬方格紋，其中還有方格形狀是正方、菱形、長方等的差異，各形中更有方格的大小等的區別。（插圖二：6；插圖四：4, 5；插圖五：6, 8, 9）

2. 方格眼紋：這種花紋可說是方格紋之中的一種變異。即是在那一方格的正中另加有一圓突，像是正中之眼珠。故稱「方格眼」紋。僅見一例。（插圖二：7；插圖五：5）

3. 人字紋：斜線作「人」字形相交，有時數層重疊。即國分氏所稱的「山形文」；或數單位連續相接，即國分氏所稱的「波狀文」。（插圖四：7, 11）

4. 直線紋：平行直線（插圖四：2, 3）。

5. 斜線紋：連續之平行斜線。（插圖二：8；插圖五：2）

6. 羽紋：類似人字紋，但在兩撇中間有一中軸。（插圖二：5；插圖四：10, 12；插圖五：1）

7. 圓圈紋：使用翎管類物連續印壓而成的圓形圈紋。（插圖三：10；插圖四：6, 8；插圖五：7, 10）

8. 點線紋：連續用小點使連續成一直線。（插圖三：2；插圖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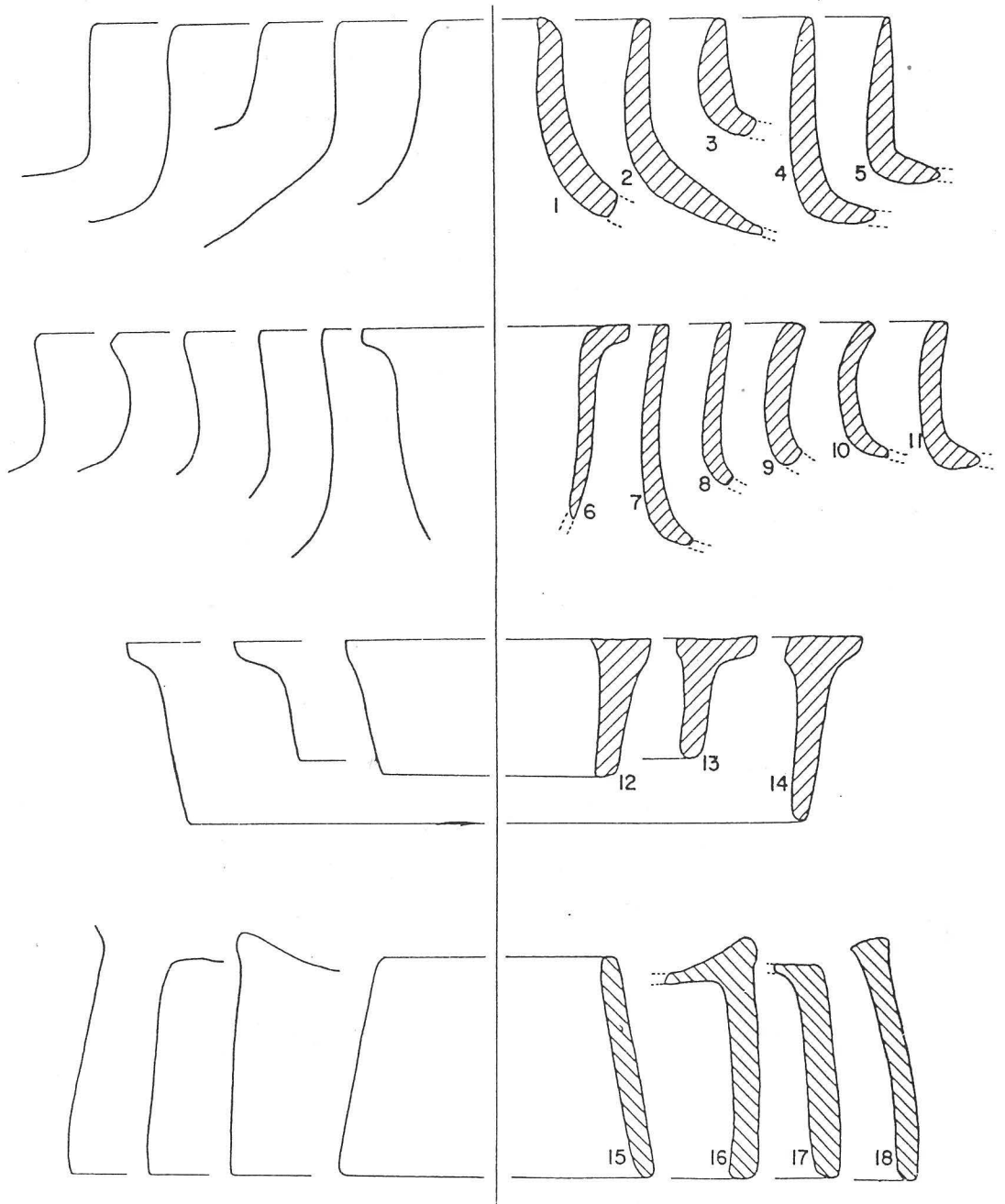
9. 亂點紋：不規則的各種點狀壓印成的花紋（插圖四：1）

（二）刻劃文：即在陶器外表不用拍打壓印的方法，而是直接在器坯上刻劃出花紋。僅有二種紋樣。

1. 直線劃紋：以直線連續平行刻劃所表現的文樣，即國分氏所謂的「平行篋痕」。（插圖五：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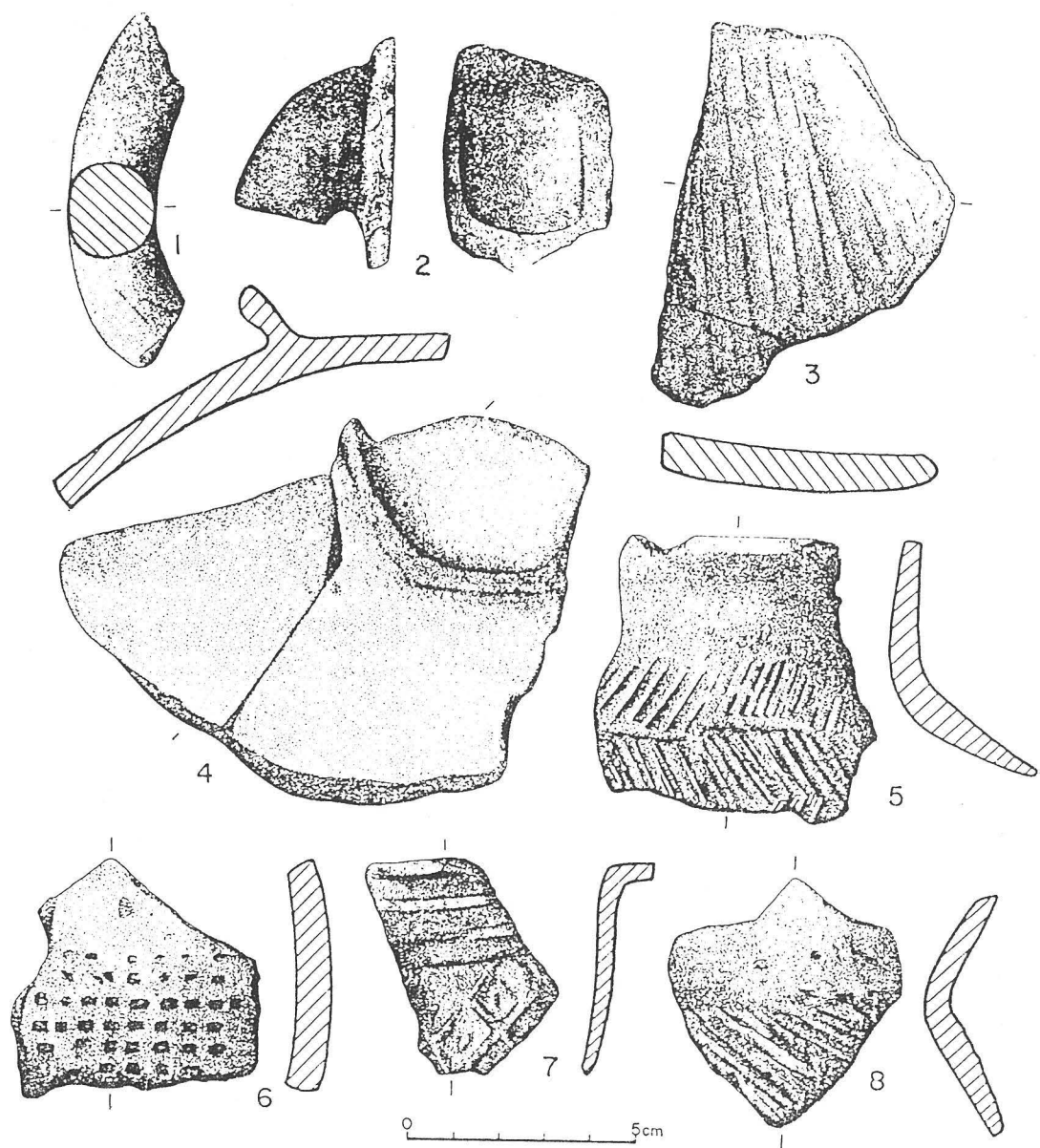
2. 弦紋：即是每條直線用雙鈎的方法，畫出二條平行線，再將兩線的外側劃去一些地底部分，使兩線之間的部分凸出，形如弦的籬，或是竹節的節。（插圖四：9）

綜觀以上的分析，這批陶片由於質地偏向硬質，並且未發現有質地很鬆軟的標本，再加上帶花紋的標本沒有繩紋的出現，如與臺灣各地陶系做比較，似乎是屬較為晚期的階段。陶片花紋中方格紋佔多數，也顯示出大致是相當於臺灣北部十三行文化或其以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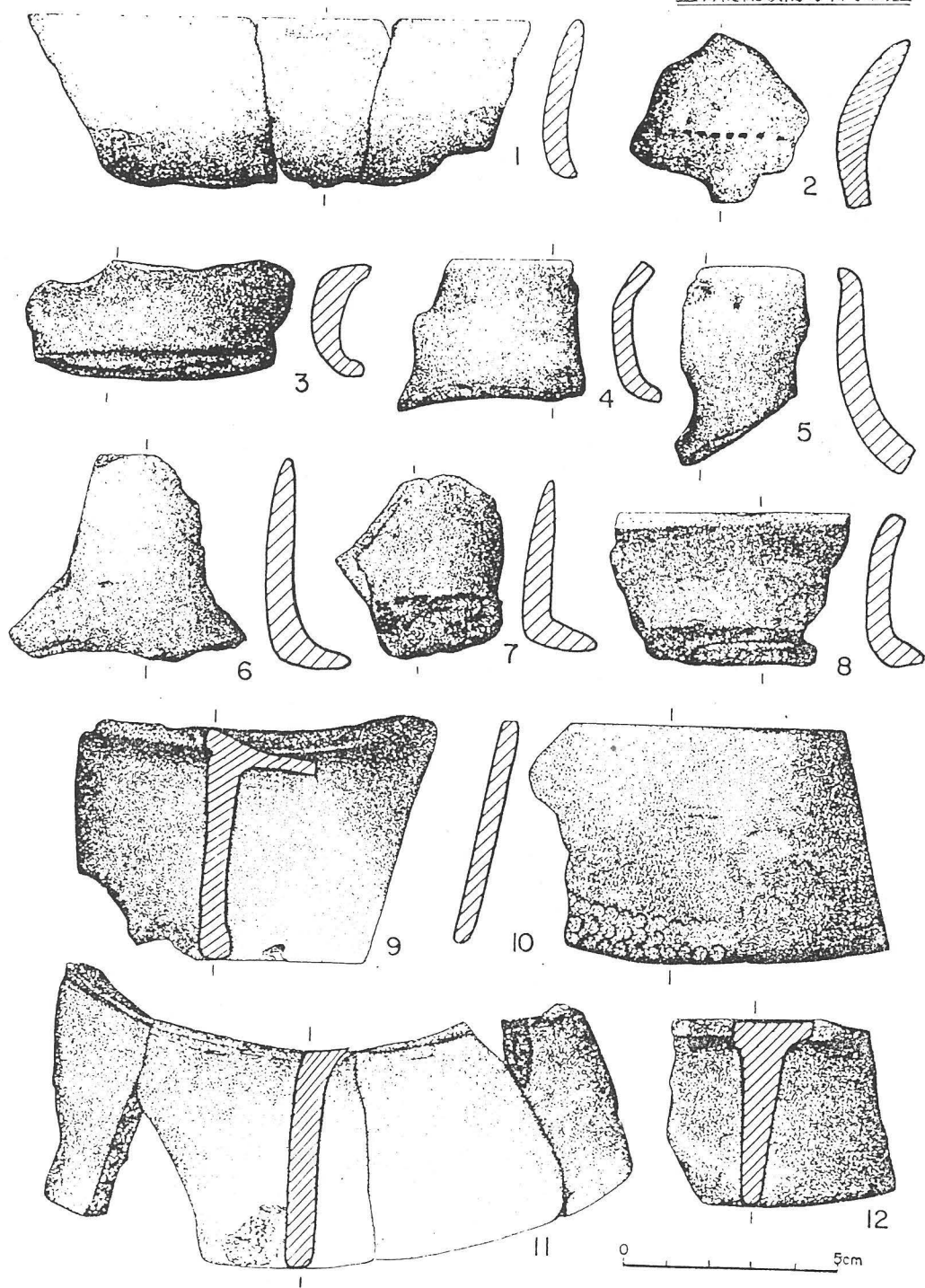
插圖一：陶片各式口緣與圈足之斷面圖

1 內卷 2~5 直口 6 純緣外卷 7~11 外侈 12~14, 16~18 圈足 15 圈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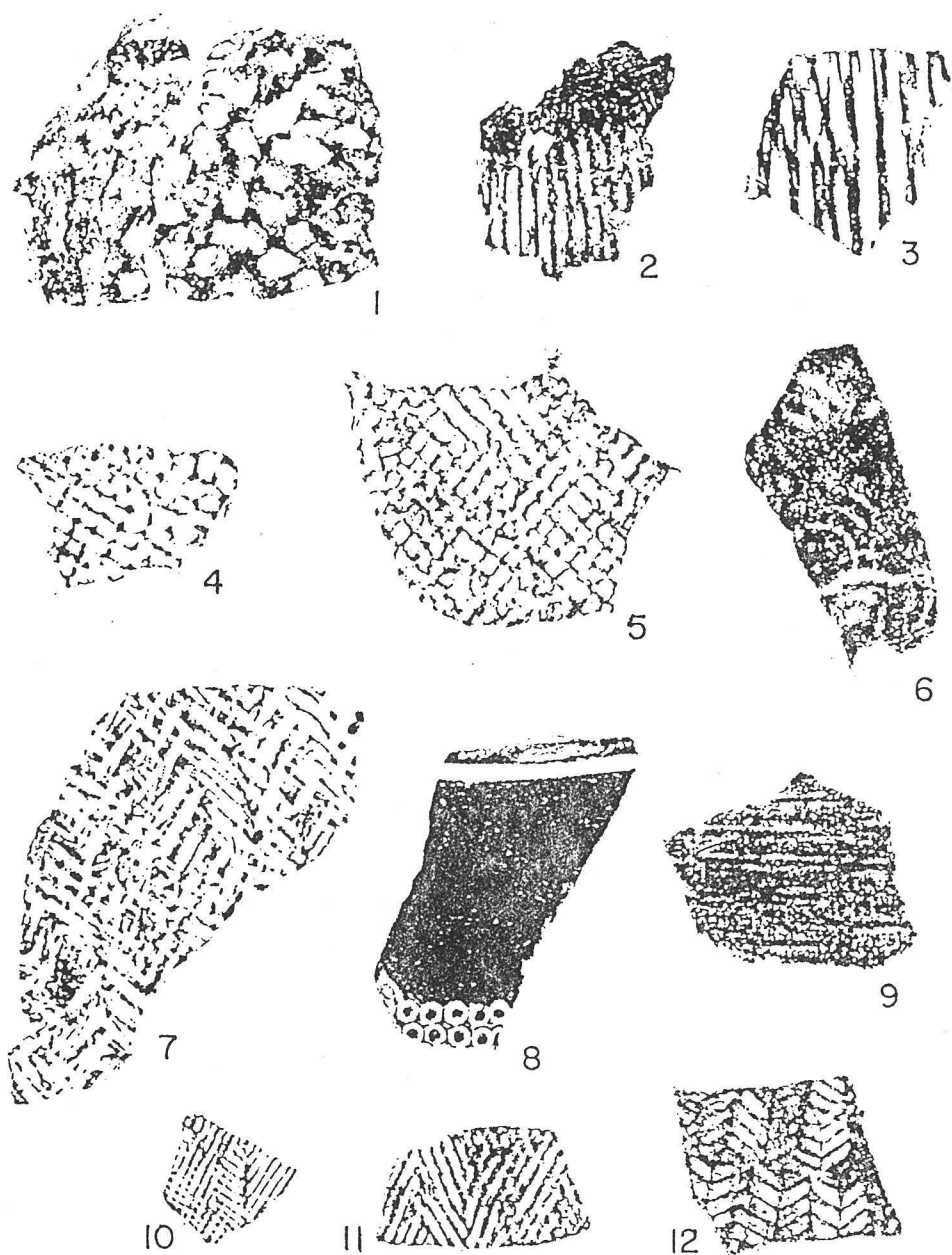
插圖二：陶片標本(一)

1,2 圓棍把手 3.直線劃文 4.器蓋 5.羽紋 6.方格紋 7.方格眼紋 8.斜線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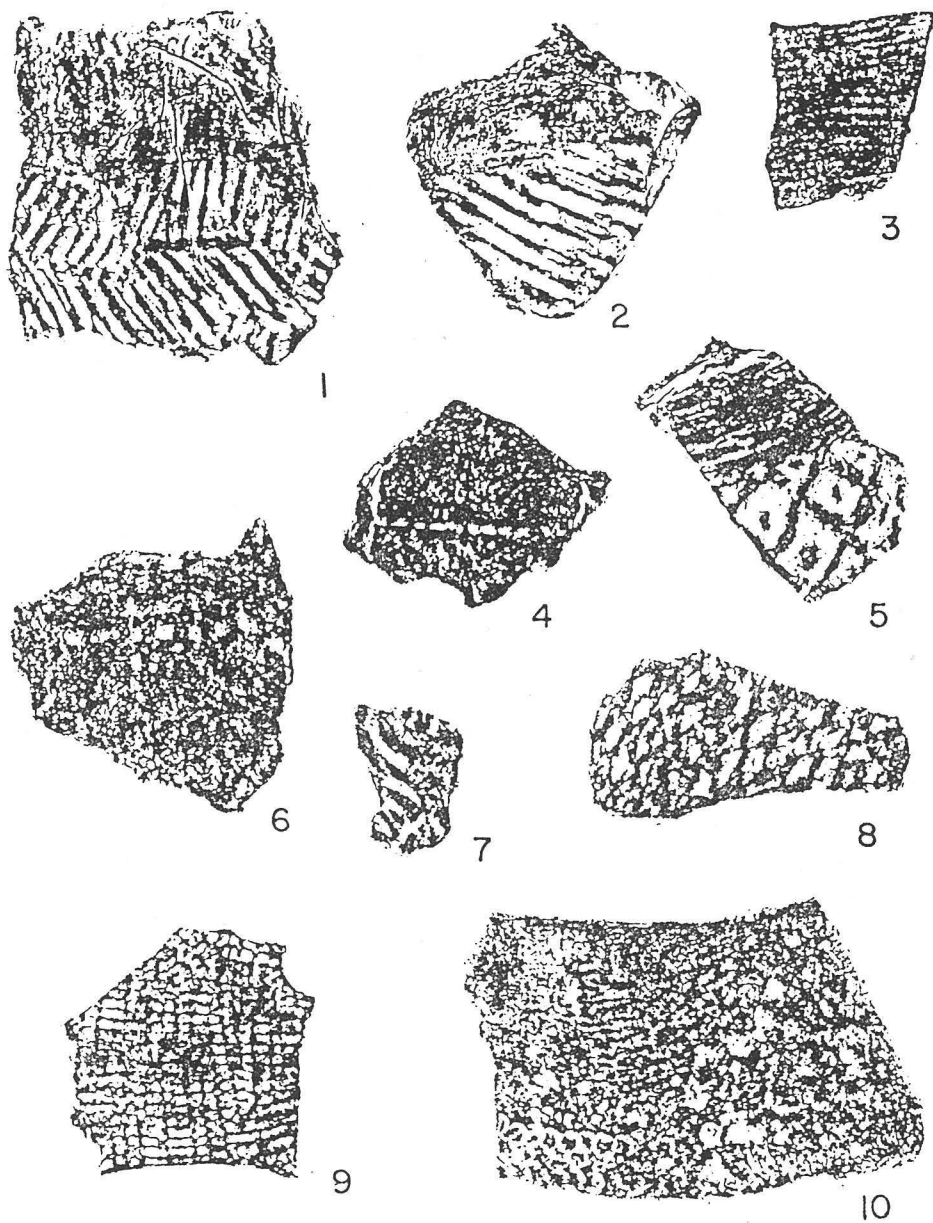
插圖三：陶片標本

1~4,8 純緣外侈 5.口部內卷 6,7 直口 9,11,12 圈足 10.圓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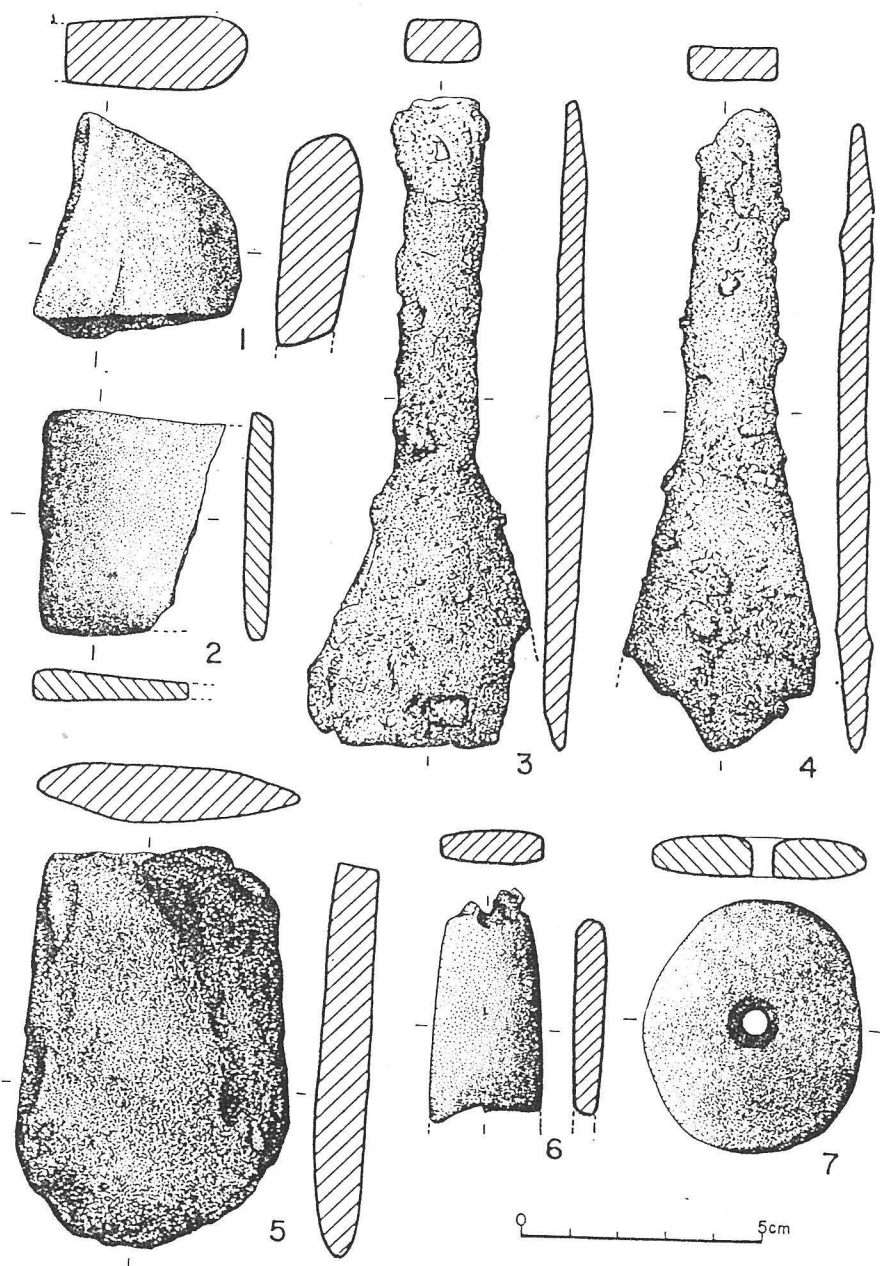
插圖四：陶片拓本(一)

1. 亂點紋 2, 3 直線紋 4, 5 方格紋 6, 8 圓圈紋 7, 11 人字紋 9. 弦紋 10, 12 羽紋



插圖五：陶片拓本(二)

1.羽紋 2.斜線紋 3.直線劃紋 4.點線紋 5.方格眼紋 6,8,9 方格紋 7,10 圓圈紋



插圖六：石器與鐵器標本

1, 2, 6 礪石 3, 4 鐵器 5. 打製石斧 7. 石紡輪

此次所發現的七處遺址之中，石器出現率最高的是太魯閣遺址至今仍露地表的單石，共有八十五塊。它是太魯閣遺址最顯著的特徵，留待下節專述該遺址時再詳細說明。除了太魯閣遺址之外，其他的六處遺址，僅陶塞遺址在我們的調查中未發現到石器，但是國立臺灣大學人類系李光周教授在該遺址發現到一件打製石斧。可知這七處遺址都出現過石器。現將本調查所發現的五件石器簡述如下：

1. 石紡輪，採自西寶遺址。片岩質料，橢圓形片狀，長徑 52mm，短徑 44mm，厚 9mm；正中有一漏斗形穿孔，穿孔上徑 12mm，下徑 7mm，重 36 公克。器身光滑，似經水中滾磨。（插圖六：7）

2. 帶穿條形磨製石器，採自希達岡遺址。器身作長條形，四角方轉。一端殘斷，殘長 43mm，寬 23mm，厚 8mm，殘重 14 公克，首端有一殘斷的穿鈕，穿孔為時計形，僅餘其半。（插圖六：6）

3. 礪石殘片，採自巴達岡遺址，質料為紅色細質砂岩，僅殘存小扇形一塊，兩寬面及弧形邊緣均有磨光痕，殘重 40 公克。（插圖六：1）

4. 礪石殘片，採自山里遺址。質料為灰色細質砂岩，僅殘存一小段。兩面均經磨礪光滑。殘長 37mm，寬 46mm，最厚 7mm，殘重 12 公克。（插圖六：2）

5. 打製石斧，在試掘普洛灣遺址時，於 TP3 探坑中出土，質料是灰色砂岩，屬弧雙類平頂下寬型。¹⁴ 製作方法為單面打剝，一面留有原石皮。乃合於臺灣東海岸的史前石器工業傳統。刃部有重使用痕，是實用的工具。長 82mm，寬 58mm，厚 12mm，重 48 公克。（插圖六：5）

上述的五件石器中，以出土自普洛灣遺址的那件打製石斧，比較具有史前時期的特性。但是這件標本雖然是試掘時出土的，然而因為是出自灰坑，層位關係仍然未明。其餘的四件石器，採集自希達岡遺址的帶穿條形磨製石器，看其穿孔與器身的形狀均類似近代普遍在山地諸族山胞隨身攜帶的小型磨刀石；有的地區甚至仍沿用至今。其餘的一件石紡輪與二件礪石殘片，均無特徵可言；此類人們常用的器物，使用期很長，又都是地表採集物，由於沒有相關的地層證據，均難作何時代的認定，它們

14 陳仲玉：《臺灣史前打製斧形石器之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自印本。（1979 年）。頁 33。

也可能屬於近代山胞的器物。

三、太魯閣遺址簡述

太魯閣遺址是筆者與邱敏勇二人在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調查立霧溪河口兩岸諸河階地時發現的。遺址的位置在立霧溪河口右岸，太魯閣大門牌坊前一百餘公尺處的上方河階地上。河階分為三層。第一層河階的地形較為平坦，東西狹長而微帶弧度，長約三百公尺，寬三十至五十公尺間。第二層河階僅餘第一層東端下降約十公尺處的一小塊。第三層階地即是今在太魯閣口東西橫貫公路兩旁的村莊之地。階地的南緣即是陡峭的岩壁，以新城山為倚背。北邊即立霧溪河口，東北邊面向太平洋。背山面海，地理位置甚優。

我們發現這處遺址，是因為在調查時即見到普遍豎立在地表上的石塊。後來經過實地測量的結果，共發現有八十五塊之多。這種單石與分布於臺灣東部海岸山脈東面山麓的巨石文化中的特色之一——「單石」類似。案臺灣東部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應包括平行發展的兩大系統：卑南文化與麒麟文化。前者的分布主要在花東縱谷。它的典型遺物為板岩石柱、板岩石板棺、板岩石槽、板岩石杵等，又稱「石板棺文化」。後者的分布地主要是在海岸山脈的東面山麓。它的文化遺物之最大特色是岩棺、石壁、巨石石柱、單石、石像、有孔石盤等物，又稱「巨石文化」。¹⁵ 宋文薰先生曾私下告訴筆者，凡是具有麒麟文化中上述的一種特質的器物出現，則均屬於同一文化系統。

太魯閣遺址的地表，由於普遍存在著與麒麟文化類似的單石，所以可能屬於相同的文化系統。然而，這遺址在地表上僅出現單石，至於其他如岩棺、岩壁、有孔石盤等物均未曾發現到。八十餘塊單石大多分佈在遺址的第一層河階地（參看插圖七，單石編號1至73及101至107）。其實這遺址的單石數當不只此數。因在第一層階地的中段，經近人種植銀合歡樹時，若干單石多被拔起，壘堆於階地邊的石牆或石堆中。筆者在調查時首先發現而引起注意的也是那些石堆中的單石。目前仍然豎立在地表的單石，以第一層階地的東端分布最為密集。插圖七，單石編號的第1至9號，似可成為一羣，零散的排列。僅其中第7，8，9號三塊並列，距離亦約略相同。第10至32

15 宋文薰：〈由考古學看臺灣〉，載《中國的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年）。頁133。
宋文薰、連照美：《臺灣史前文化層序》（圖表及說明）。臺東縣政府編印。1979。

插圖七：太魯閣遺址單石位置分布圖

林復貴、邱敏勇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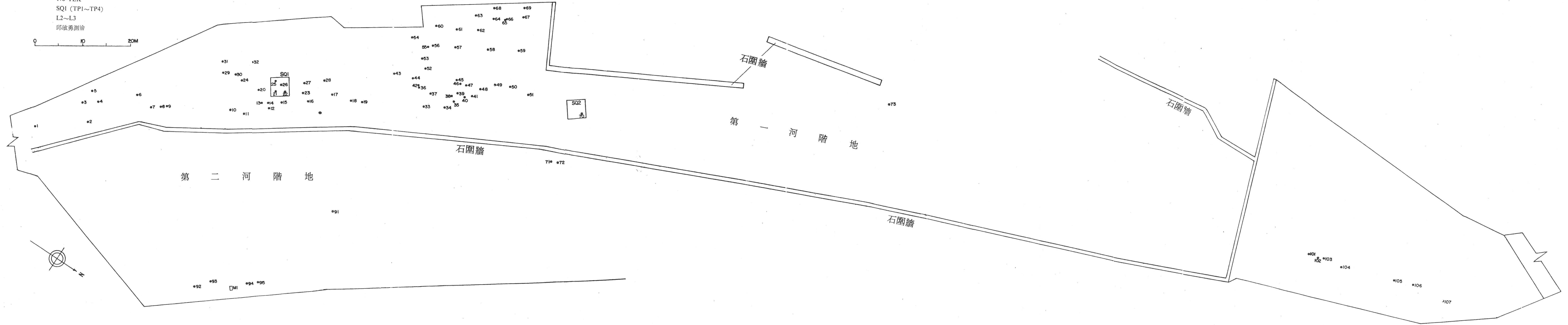
176-TLK

SQ1 (TP1~TP4)

L2~L3

邱敏勇測繪

0 10 20M



號可另爲一羣，比較明顯者有三列(13至19，20至23，24至28)其餘則爲零星的散布。第三羣，單石第33至70號，爲最大的一羣。比較明顯的有五列(第36至41，43至50，54至59，60至62，63至67)，在這五列的前後仍有些零星的散布。此外在第一層階地西端有一列(第101至107號)。第二層階地的外緣有一列(第92至95號)。由於這些單石的排列，僅能說它略具規則，其行列之間並不對正，各單石之間的距離也無規則可尋。所以在目前地表所顯現的現象，很難看出它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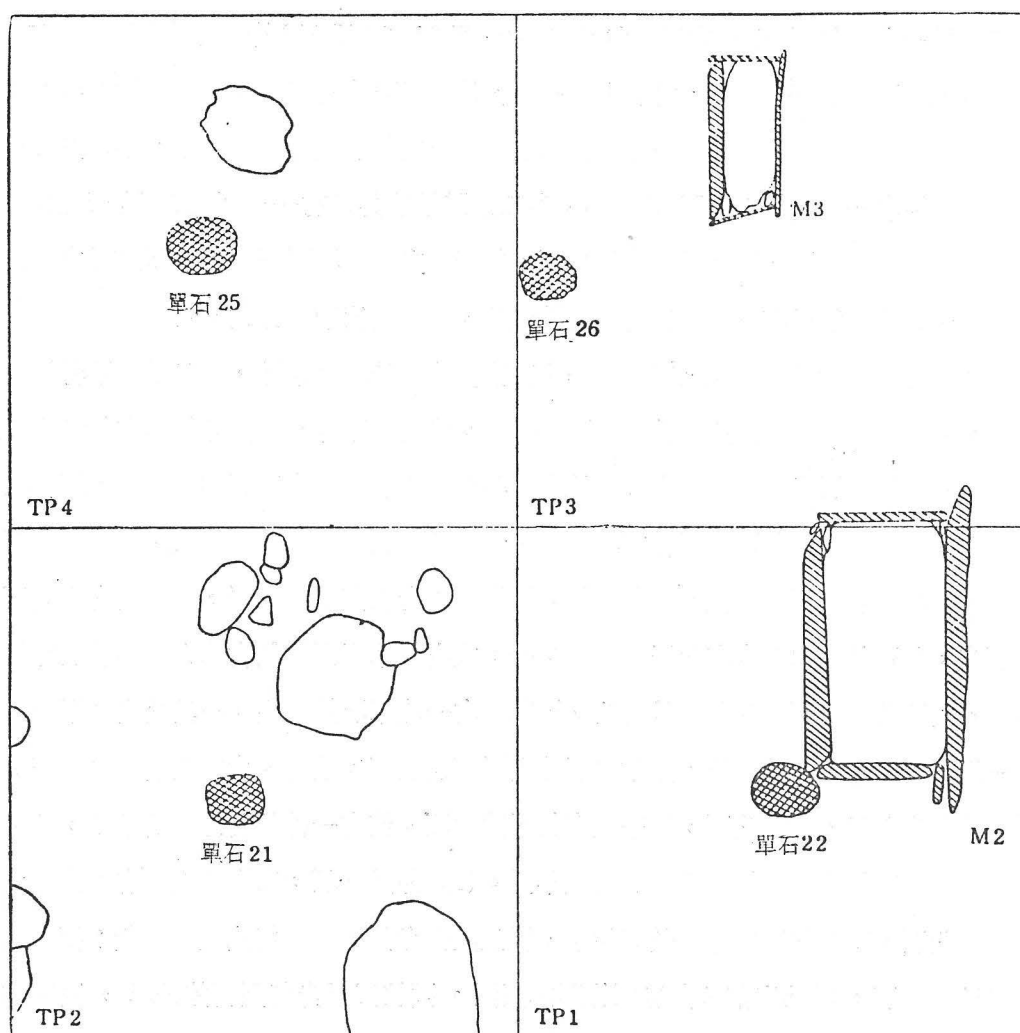
在發現了這遺址之後，承宋文薰先生親自蒞臨遺址現場指導，並且帶領筆者前往花蓮、臺東兩縣在東海岸的新社、膽腹、豐濱、忠勇、泰源、都蘭等麒麟文化遺址多處考察。如以單石出現最多的忠勇遺址之單石與太魯閣遺址之單石作個比較，兩者在形態上的差異頗大。(1) 就石材本身來說，忠勇的單石多取用大型礫石，並且多不經修鑿，器身留有原石的石皮。太魯閣的單石均是用含石英質的砂岩，甚少留有原礦石的石皮。(2) 此類單石本有凸石與凹石之分。故有的學者認爲是古代人陰陽性崇拜的一種。凸石則是陽石，凹石則是陰石。¹⁶ 甚至有一塊單石的兩端，一具凸出的形狀，另一端則爲凹形，在該遺址，這種單石的出現率還很高。然而，太魯閣遺址的單石，就目前地表所見，均是凸石，幾乎沒有真正的凹石。僅有一件的首端略爲下凹，則與忠勇遺址中所見有明顯打凹的情形截然不同。(3) 卽是凸石，在形態上也有差異，蓋忠勇的凸石，頂端凸出部分多是方柱形，並且與器身分界處多打成直角肩狀；而太魯閣遺址的單石，其凸出部分多呈圓柱形或扁圓，圓柱與器身無顯明的分界，更不帶肩。

爲了要探查這遺址地表之下的情況，筆者與邱敏勇曾經在這遺址做過初步的試掘工作。共開二公尺見方(2m×2m)探坑八個。但第一號至第四號探坑(TP1~TP4)，四方坑相連；第五號至第八號探坑(TP5~TP8)，四方坑相連，實形成二個四公尺見方(4m×4m)的大探方。

第一號大探方(SQ1，插圖八)

此大方坑的東北角是 TP1，西北角是 TP3，東南角是 TP2，西南角是 TP4。首

16 凌純聲：《中國古代神主與陰陽性器崇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八期。(1959年)。頁33。圖版拾：A。



176-TLK
SQ1 (TP1~TP4)
L2~L3
邱敏勇測繪

插圖八：第一號大探方平面圖

先開的 TP1，是以單石 22 為中心，以單石 22 與單石 21 連線做為坑的方位，北偏西 30°。挖掘的方法是用人工層位法。距地表下每二十公分為一層。此四個探坑所連成的大方坑，土色均呈黃褐色。第一與第二層的土質均為含礫石的砂土，大約地表下四十公分左右，礫石逐漸減少。挖至第三層底部即全為河砂土，土色純淨，已是生土層。故挖至第三層即棄坑回填。此大方坑中最顯著的遺物，是原來即豎立在地表的三隻單石（TP1—22，TP2—21，TP4—25）。原以為 TP3 沒有單石。但在挖完第一層時，即在 TP3 的南牆邊挖出一隻單石的頂部，所以補編號為單石 26 號。因而，此方坑中的四個探坑位置中均各有一隻單石。

除了單石之外，還發現二個墓葬，M2（第二號墓）與 M3（第三號墓）。M2 在單石 22 的西北方。以片岩做葬具，即臺灣史前的文化中常見的所謂「石板棺」。此墓葬未經擾亂，六面的棺板具全。南側板深達 58 公分，其東端緊抵著 22 號單石，東端板深達 78 公分，除了蓋板是用二塊片岩併合之外，其餘各面均用一塊片岩。此外在蓋板的上面另外還零亂地堆疊了十幾塊片岩。棺口距現地表深 16cm，棺的內部長度各為：棺內長 94~95.5cm，棺內上口寬 62.5cm，底部寬 49cm，棺內的深度，北側為 33~44cm，南側 57~58cm。方向東偏北或西偏南 30°。由於棺內除了填滿著黃褐色含礫石的砂土之外，空無一物，無人骨的遺存。所以，有關這墓內主人的其他細節不明。但是，如果以這石板棺的形狀與大小方面的思考；長度不及一公尺，棺內最寬達 62.5 公分，最深處有 58 公分看來，是橫式箱形棺中短而寬深的形態，則墓主埋葬的姿式是橫臥側身屈肢的可能性較高。

M3 在 TP3 正中偏西的位置。葬具也是片岩質料的石板棺，保存完整。墓口距現地表深 37.5 公分，方向為東偏北或西偏南 36°。也是六面棺板具全，惟北側板破裂成三塊。蓋板特大，長 86.5 公分，寬 48.5 公分，東端板深 33 公分，西端板深 31 公分，南側板深 36 公分，北側板約與南側板同深。棺內長 56~58 公分，寬 22.5~27 公分，深 25.5~32 公分。棺內除填滿著黃褐色的礫石砂土之外，也空無一物，無人骨的遺存。如依其棺內的長度推測，應屬初生的嬰兒葬。

此大方坑，除了單石與石板棺二項遺物之外，僅在 TP2 第二層深 33 公分，單石 21 附近挖出二塊陶片，屬細砂素面紅陶。除此之外別無他物。由於全坑在地表以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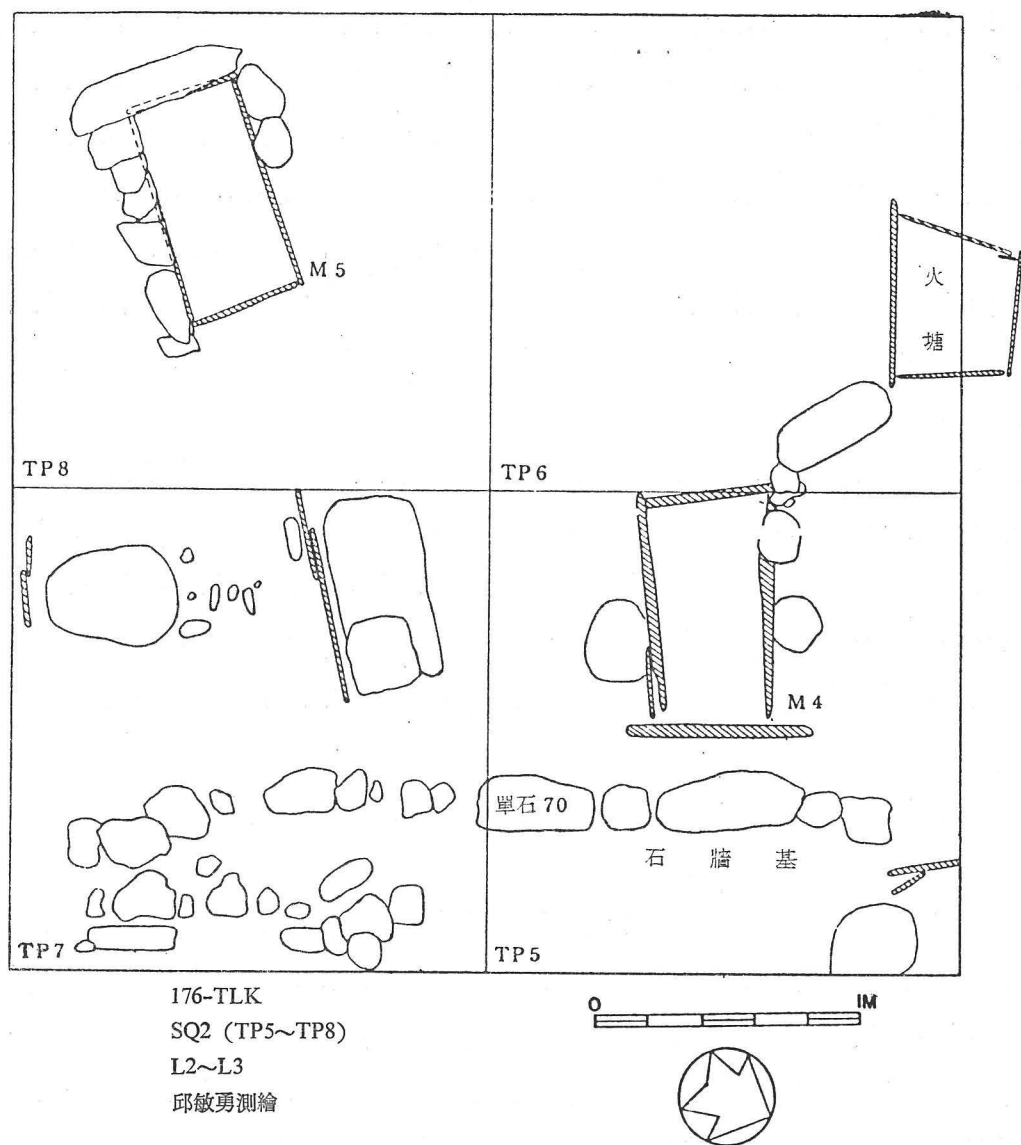
公分的深度即逐漸出現零亂的片岩，而片岩又非這階地所有之物，因而推測，大約在這深度即已逐漸為文化層。又由於 M2 有緊靠單石 22，而沒有發現彼此相擾亂的現象，所以甚難認定單石與石板棺之間為非同時代的關係。但是四隻單石僅有二個墓葬，兩者之間的關係也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第二號大方坑（SQ2，插圖九）

此大方坑的東北角 TP5，西北角 TP6，東南是 TP7，西南角是 TP8。首先開的探坑是 TP5。因其時在此探坑的正中間地表上露出一塊窄扁形的石塊，疑是一塊類似所謂「陰石」的單石。所以就以它為中心，開下探坑。探坑的方位仍然與 TP1~TP4 四個探坑一致，為北偏西 30°。TP5 挖到第一層的底部，即可看出相當複雜的現象。首先是原以為是單石的一塊窄長石塊，經第一層的挖掘之後，約在地表下 12 公分至 20 公分之間，完全顯露出四塊豎立著的片岩圍成的長方形方盒。方盒之上僅有零星小片的片岩，而沒有蓋板。另在這方盒的東邊，相距約 20~30 公分，有一長列石塊排成建構物，類似石牆的基礎。而這建構的南段一塊長形砂岩石塊，是一塊橫臥著的單石。再往下挖第二層，至距地表下 40 公分，現象更為明朗。蓋豎立片岩的長方形盒狀物，可能為一被擾亂的石板棺，但失其蓋板；南側板由二塊片岩併成，棺內長 87 公分，深 44 公分；北側板一塊片岩，棺內長 92 公分，深 52 公分；西端板為一塊片岩，內部長 48.5 公分，東端板長 77 公分，棺內長 43 公分，深 56 公分。棺內中長線方位為東偏北或西偏南 25°。棺的內外土質均屬黃褐色含礫石砂土。棺內也無人骨的遺存，惟有 43 片陶片，其中多方格印文。並且也無底板。

由於 TP5 出現有建築的結構現象，故在坑的西牆緊接著又開探坑 TP6。此探坑的第一層的土壤和 TP5 相同，都是黃褐色的含礫石砂土，其中也有若干零星的片岩石片。惟在坑的北牆中段，出現一處用片岩合圍而成的四邊形方盒。其上口離現地表不及 10 公分。各邊的內部長度：北邊 53 公分、東邊 48 公分、南邊 67 公分、西邊 52 公分。無底板。最深的北牆僅 30.5 公分。這型的建構疑是古代的火塘，但是未曾發現木炭。

TP6 挖至第二層（即地表下 40 公分）已見河砂土，即行停止。又在 TP5 南邊開挖 TP7。這個探坑在第一層中，大小不同的片岩石塊特多。沿著 TP5 的一排石牆，



插圖九：第二號大探方平面圖

在此坑仍然延續著。另外又在坑的西半出現豎立著的片岩一處。挖至第二層，仍然有零亂的片岩石塊。坑西半的豎立片岩之北側，在深及 25~30 公分，有二大塊片岩緊靠其旁。這種現象，顯然是另一個被擾亂的石板棺，僅存南側板與底板的大部分。其餘的東、西兩端板，及北側板均已破壞。此探坑在 35 公分以下也見河砂土。

探坑 TP8 在此 SQ2 的西南角。挖至第一層，約在地下 12~20 公分之間，即在此探坑的中央發現片岩石片堆積一堆的現象。挖至第二層，慢慢取去此堆片岩，共計十六塊，均為一石板棺的蓋板(M5)。離現地表 26~32 公分之間即顯出 M5 的上口。此為一個完全未被擾亂的墓葬，亦可說是此遺址中目前所發現到墓葬的典型。棺上口之上為多塊（十六塊）的蓋板，多層堆疊。上口契合平整。上口的外緣若干部分，另用片岩平鋪，使口部更為平整。棺上口的內部長度：東端長 42.5 公分，南側長 89 公分，西端長 45 公分，北側長 93 公分。棺內深：東北角 41 公分。西北角 40 公分，東南角 40 公分，西南角 45 公分。東、南、西、北各邊及底板均為一塊片岩的結構。棺內仍然充滿著黃褐色的含礫石砂土。無人骨的遺存。棺內中線方位為北偏東或南偏西 40°。

SQ2 在各探坑挖至第二層（即地表下 40 公分）之後，我們曾經使用螺旋式採土器 (soil auger)，在 TP6 及 TP8 的中央均做採土取樣。自地表下 40 公分至 150 公分均為河砂土，也是生土層。所以，在這項探查之後，這大方坑即行棄坑回填。由這二大方坑試掘的結果，筆者對於這遺址所得到的初步認識有：

（一）此遺址因為地表有排列規則的單石，自發現之初，即認為是屬於臺灣巨石文化（又稱「麒麟文化」）類型。但是，因為在遺址中僅有單石一項，而無巨石文化如岩棺、岩壁、有孔石盤等其他的特質出現。即以單石來說，也與忠勇遺址之單石不同。所以，它的屬性仍多問題。

（二）經試掘之後，就目前在此遺址所見的現象，單石的排列與地表下的狀況，也與麒麟遺址的單石在地表下的結構現象不同。此遺址的單石沒有明顯與某種房屋建築有連繫的關係，但似乎與其附近石板棺的墓葬風俗有關。

（三）此遺址所發現的石板棺，雖然均以片岩為材料，但其短寬而深的型態可能是橫臥屈肢的埋葬姿式，則又與卑南文化的石板棺有甚大差異。

(四) 與單石同地層有素面細砂紅陶的出土。

(五) 在第二號大方坑 (SQ2) 試掘的地點，具方格印文陶文化層有居屋結構、火塘等遺蹟。該遺蹟的文化層有擾亂單石與石板棺文化層的現象。這兩文化層之間顯然有前後層序的關係。

至目前為止，臺灣史前遺址中僅十三行遺址有屈肢葬的報導，該遺址的文化是臺灣北部史前文化中最晚的一期，並且與臺北、宜蘭一帶的平埔族凱達格蘭、噶瑪蘭有很密切的關係。¹⁷ 事實上，屈肢葬的風俗在臺灣的土著族中甚為普遍。各高山族中，除了卑南族與北部阿美族以外，其餘諸族均行屈肢葬。這風俗不但在日據時期盛行，即是在光復後的五十年代，若干族羣仍在實行。¹⁸

由上述的各項資料，我們對太魯閣遺址的史前文化有了初步瞭解。這遺址先是與巨石文化有關的人找到這地點。他們只是在這地方實行某種宗教性的儀式活動，或埋葬他們的親人。目前還沒有發現他們在此居住的遺蹟。又由於在單石的分佈區內也有寬短型的石板棺之出現，小規模的試掘，無法否定單石與石板棺之間為同時代與同文化的遺物。如果這兩項物質文化的特質同屬於一個文化相的人羣所有，那麼這人羣應是承襲了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兩者的混合文化相。這一點，就地理的位置來說，太魯閣正好是在東海岸之海岸山脈與花東縱谷的北端兩相會合點。在這遺址的試掘工作中，我們沒有發現到帶有碳素的遺物，因而無法得到絕對年代上的證據。筆者推測它的時代應在公元前後不久，麒麟文化的結束而卑南文化在東海岸仍具強勢的某段時間。

這遺址在這羣史前人的使用之後，曾經又為使用印文陶器的人羣所佔據。他們曾經居住在這河階地上，但是人數不會很多，所以未成聚落。

四、普洛灣遺址簡述

普洛灣遺址也是在此次調查工作中發現的史前遺址之一。位置在普洛灣河階地，即太魯閣峽谷東端之前方，今臺灣電力公司溪畔發電廠水壩與巴達岡河階之間，立霧

17 楊君實：〈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及大坌坑兩史前遺址調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17, 18 期合刊。(1961 年)。頁 45-70。

18 喬健：〈臺灣土著諸族屈肢葬調查初步報告〉，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15, 16 期合刊。(1960 年)。頁 95-124。

陳 仲 玉

溪右岸的上方。普洛灣河階分爲二層，上層標高 392 公尺，比高 192 公尺；下層標高 300 公尺，比高 160 公尺。上層階面平坦，面積約五公頃。下層階面在階地的北邊，自上層緩斜下降約三十公尺，階面成一長弧形，約三公頃。此階地舊時曾有一泰雅族番社居住，日警亦在此設置駐在所。並且是立霧溪旁舊道所經之處。階地的西北方原有一山月吊橋是巴達岡階地與此階地連繫的孔道。今上層階面由榮民墾植，種有木瓜等果樹。調查時在階地的東段地表上就可看到用片岩爲屋基、水槽等遺蹟，是爲泰雅族舊社的居地遺蹟。同時在階面多處果樹的根部，看到有素面紅陶碎片。此類陶片爲近人耕作時挖出，因而推測此地有史前文化層的遺存。就以此點的推測即可預知此階地至少有史前與近代泰雅族舊址等二層以上的文化層。這也是筆者選擇此遺址做試掘的原因。

普洛灣遺址的試掘，共開二公尺見方（2m×2m）的探坑三個。這三個探坑均分布在遺址上層階面靠北邊的東段。第一號探坑（TP1）及第二號探坑（TP2）的挖掘，均用人工層位法，自地表至其下 20 公分爲第一層（L1），20 公分至 40 公分爲第二層（L2）。

1. TP1：位置在階地東段，附近有舊社遺蹟，取位的用意即在找尋舊社與史前文化之間的層位關係。探坑的方向是正南北。L1 的土質屬褐色壤土，土中含小顆礫石。這一層僅發現鐵條與草根等物，L2 除鐵條一根仍深入地下之外，無他物。此層底部距地表深四十公分，土色已轉黃，除含大小礫石之外，已顯出爲生土層的現象。所以挖至此層即行棄坑回填。

2. TP2：位置在 TP1 的正西五十公尺。挖掘的方向與層位控制均與 TP1 相同。L1 土質仍爲褐色壤土，內含大小礫石。出土陶片二塊與水晶石一塊，此外有玻璃、草根等物。L2 至 L4，土色等均無變化，但無任何遺物出現。挖至 L4，距地表已深達 80 公分，但深度在 58 公分時，坑的西北角已開始出現黃色生土。深 68 公分時，坑的西南角也出現黃色生土。繼續挖至 L5，距地表下一公尺，坑的東半部也見黃色生土，故停挖棄坑。

3. TP3：位置在 TP1 的正西一百公尺。坑的方向仍然是正南北。挖掘的方法仍然用人工層位。但因挖了 L1（地表至地表下 20 公分），出土物較多，故在 L2 以下每

層均為 10 公分，此坑共挖至 L9，距地表下一公尺為止。其各層的土色與出土物列如下表三：

表三：普洛灣遺址 TP3 各層土色與出土物

層位	深度 (cm)	土 色	出 土 物
L1	0~20	黑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頗多，打製石斧一件
L2	20~30	黑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
L3	30~40	黑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石紡輪 1 件，鐵器 2 件
L4	40~50	黑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
L5	50~60	黃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
L6	60~70	黃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
L7	70~80	黃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少量
L8	80~90	黃褐色含礫石壤土	陶片數片
L9	90~100	北 1/3 如上層，南 2/3 黃色生土	北部 1/3 出陶片數片

上表所列的器物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L1 中的一件打製石斧（插圖六：5），這是臺灣史前文化中最常見的器物之一。但是它會在 L3 的二件鐵器之上層先出現，這是應該注意的。其次是那二件鐵器（插圖六：3），出土時，由於它的双部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破，起先以為它是投擲器類的槍頭，後經宋文薰先生告知，它們應是近代山胞用的小型鋤頭。而這一探坑中出土最多的是陶片，其中絕大多數是素面夾砂紅陶。並且挖掘時的地層中土壤鬆散。由以上這些現象可知，這探坑的地點可能是近代（可能是泰雅族做舊社時期）的灰坑，才會有早晚期器物上下錯亂的現象。

經過這三個探坑試掘的成果，我們對於普洛灣遺址所得到的認識：

（一）這處河階地原是泰雅族山胞普洛灣社的舊址，這點不但有民族誌上的文獻資料，即是在考古學的田野調查中也有現存於實地的若干遺蹟可尋。

（二）由於在民族誌的記錄中，近代泰雅族文化中沒有製陶的技術，所以在普洛灣河階地上普遍出現的陶片，顯然是早於泰雅族佔住時的史前人羣所使用該類器物的遺蹟。

（三）經過考古學田野試掘的結果，地層中所顯現出的現象是在地表有泰雅族舊社遺蹟的地層之下，有帶有陶片的史前文化層存在。

（四）史前文化層很淺薄，因而推測其時被佔據的時代離泰雅族的到來不會太遠，而且在這地點的佔據時間也不會很長久。

（五）此階地目前則是由漢人所佔居，可說是在泰雅族舊社之後的另一文化層。

在立霧河流域各史前遺址普遍出現的這層帶有方格印文陶片的史前文化層，它們的屬性與其可能有關係的族羣，似乎也可以在若干民族誌的資料中找到線索。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於 1920~30 年代到這地區做調查時，就已經注意到。他在立霧溪各泰雅族番社調查時，有若干口述的調查記載，在泰雅族人進入這流域之前的先住民，其中雖然有不同的傳說，移川氏認為是 Makquolin 族。這族後來的行方，或說是滅絕；或說下到海岸或花蓮市去，不明其詳；或說被逼到南澳、大濁水溪一帶。

「大部分說其逃到蘇澳去。特別要注意的是，現仍住在大南澳的浪速這個地方。

噶瑪蘭三十六社之一的猴猴社系統所屬的居地，最近由南方澳移來者。」

「大概這個 Makquolin 族原來係住在大濁水溪與立霧河流域之山地。因未能抵抗由臺中方面突破中央山脈而來的泰雅族，慢慢向東北方退去。」¹⁹

有關 Makquolin 族先於泰雅族東賽德克人佔居在立霧河流域的傳說，即是筆者在最近的調查，自一老婦人的口中，也得到同樣的報導。日本學者國分直一氏對於 Makquolin 族的問題也有過討論。他認為在立霧河流域所出現的印文陶器，與分布在蘭陽平原往北直至基隆淡水一帶所出土的印文陶器，有密切的親緣性。這一帶原住民族

19 移川子之藏：《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調查報告第一冊。（1935 年）。頁 89-91。

依語言的分類，屬凱達格蘭與噶瑪蘭二族。因而，國分氏也認為把所謂的Makquolin族看為是這二族羣的祖先，則是較為優勢的說法。²⁰

肆、原土著舊社遺址

立霧溪流域這一大片山地，在數十年前原是泰雅族人的居地。泰雅族是臺灣高山土著十族中的一族。人口約七萬人，佔高山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其居地幾佔全臺灣山地之三分之一；大致以埔里、萬大至花蓮縣卓溪鄉三民村所連成一線以北的山區。這其中包括有：濁水、大甲、大安、北港、後壠、大嵙崁、大南澳、大濁水、立霧、木瓜等流域。其居地高度大致在海拔三百至二千五百公尺之間。

泰雅族人因為分布在這麼廣大的地區內，所以在語言及風俗習慣上不免有些小區域上的差別。日人移川子之藏根據其系統所屬的研究，以該族的發祥地傳說將之分為：賽考勒克（Seqoleq）亞族，發祥地為 Pinsebukan；鄒利（Tseole）亞族，發祥地為大霸尖山（Papakwaga）；賽德克（Sedeq）亞族，發祥地為白石山（Bunohon）等三個系統。²¹ 衛惠林又以語言、風俗習慣及起源傳說等因素綜合而成的分類：²²

（一）泰雅亞族（Atayal Proper）

（1）賽考勒克羣

（2）鄒利羣

（二）賽德克亞族（Sedeq Proper）

（1）東賽德克羣

（2）西賽德克羣

衛氏的分類多為今之人類學家所採用。如依照他的這項分類，則立霧溪流域的泰雅族人，應屬賽德克亞族中的東賽德克羣。他們包括太魯閣、陶塞二亞羣。²³

20 同 9，頁 126-127。

21 同 19，頁 22-24。

22 衛惠林：〈泰雅族〉，收編在《臺灣省通志稿》，第八卷同胄志稿第一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5年）。頁 9。

23 廖守臣：《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1984年）。頁 49-50。

一、族羣的移入

由若干民族誌的記載，泰雅族移入這流域，並不是很久遠的事。太魯閣亞羣的原居地是在今濁水溪上游靜觀西方的托魯閣、托魯萬(Torako-Tarowan)之地。一則因土地貧瘠，氣候寒冷，一遇嚴寒，致農作物歉收，生活困苦；一則因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大概在距今二百五十年前，有人到花蓮狩獵途中，發現中央山脈東側原野廣闊，可以定居。乃商議東移，凡願意遷往者相率越過芥萊山北峯，進入立霧溪河谷。於是逐次遷入花蓮縣秀林鄉山區。陶塞亞羣的原居地在巴卡散，即今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東方的溪岸。距今約二、三百年前，因德奇塔雅亞羣的擴展與陶塞亞羣族人本身的內訌，遂發生大移動。有一支往北發展，經廬山、沿濁水溪北上，以今平靜臺地為據點，自成一羣，稱「道澤」(Toda)。另一支亦更向北移動，沿中央山脈西側移動，經芥萊主山，來到花蓮縣境的梅園；或經由司加耶武附近越過南湖大山，入陶塞溪中游的魯多候地方。於是據有今陶塞溪中、上游之地，自稱「陶塞」。²⁴

依據日人移川子之藏等人在本世紀初年的若干實地調查，在太魯閣一帶的泰雅族人之中，各社均有許多有關其祖先遷入此地區的傳說，略列以下諸例：²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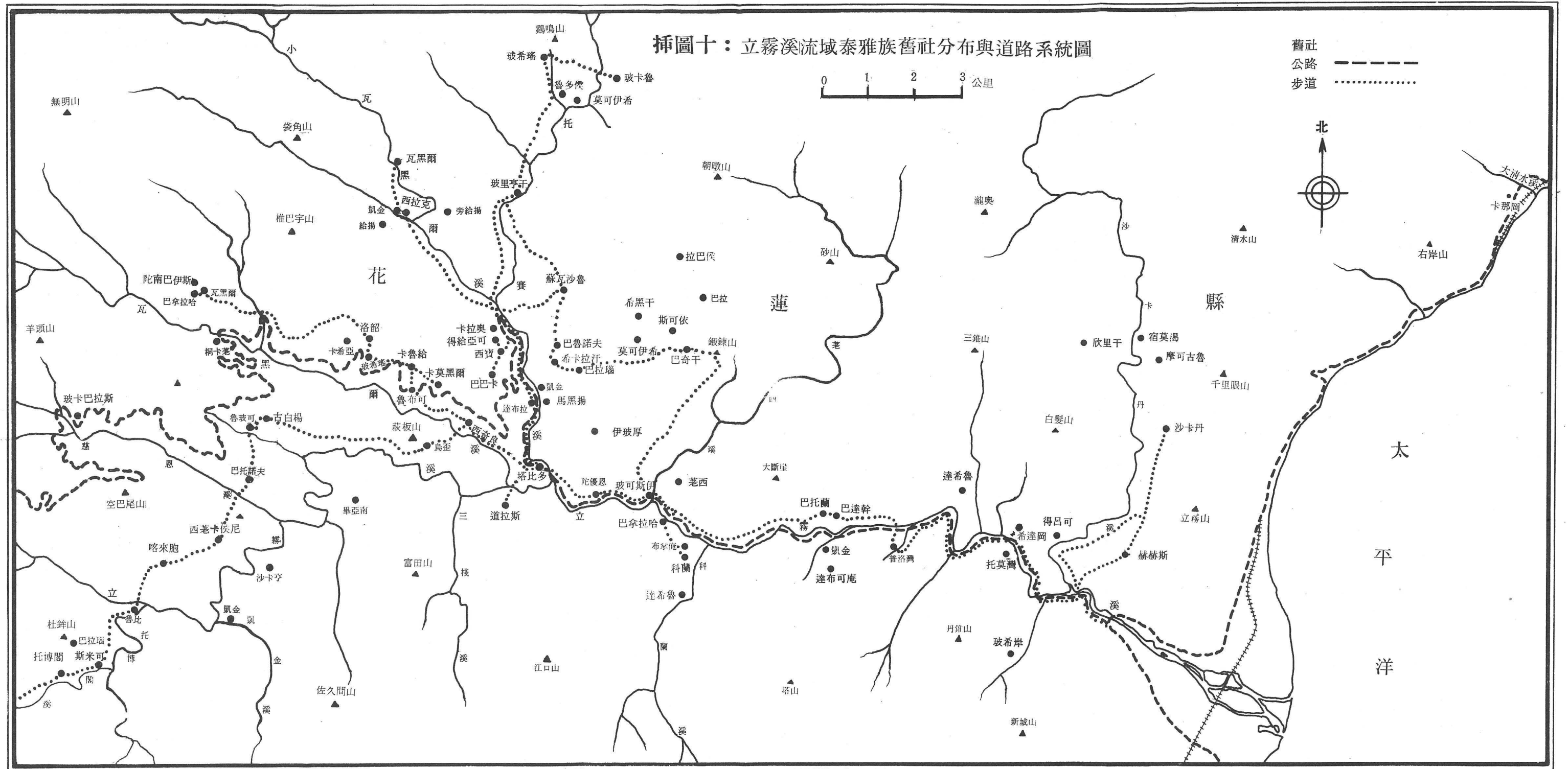
(一) 托博閣社、卡拉寶社：皆係從 Taroko-Tarowan 移居到立霧溪上游地方來者。前者較早，五代前移到現在的地方來。後者先到古白楊社北方的 Tangaran 暫住，後來移居現在之地，年代較後，大約三代前的事。

(二) 古白楊社：本社之祖先，係太魯閣蕃與馬利巴蕃(Boqoi)的混血兒，Taroko-Tarowan 之女 Bonga-Nauai 嫁到馬利巴蕃 kamudeyau 社所生子女，起初移到 Ulai〔該社下方〕來，與此差不多同時期，Bonga-Nauai 之兄弟亦越過芥萊山北峯而從 Taroko-Tarowan 移來 Ulai。以口述者算起五六代前之事。後來又從 Ulai 移到古白楊社來。同時有一部分分支出去在附近建 Botunux, Loon, Boga-Paras 等諸社。

(三) 西寶社、Tobula 社：西寶社之祖先們，在 Taroko-Tarowan 社殺死同族而逃到 Sikayau 社，這裏也不准其居住下去，乃踰越中央尖山而到 Bunkian，在

24 同 23。

25 同 19，頁 83-87。



Bale-Xengun 開墾耕地。含口述者在內五六代以前之事。稍後陶塞蕃也移來此地。起初和平相處，甚為友好，狩獵、耕作與共，相安無事。後來發生摩擦反目，終於陶塞蕃殺了 Abo-Habao，該社的祖先們即行退居西寶社。在這裏鞏固地盤而在卡莫里爾設耕作小屋，嗣後又有在該地定居久住者，也有移居東南方的 Bunalax、Ibox 等地者。另有移居 Qasia 者是進展到更北方的 Silaq 地方。達布拉社之祖先從 Taroko-Tarowan 越過芥萊山北峯，最初先到 Bulexengun 來，稍後有陶塞蕃經由 Sikayau 而越過南湖大山 (Bokusui-Xagat) 而移入 Bulexengun 居住。起初兩族同住一地，相安無事。後因陶塞蕃鹹首太魯閣蕃，該社的祖先乃退居 Bunkian，但在該地亦感到不安，只好退回西寶社。後來有一部分移到達布拉社去住。其他也有移居 Solao-qaxuni, Ibox, Doyan, Maxeyan (Doyan 之北) 等地者。其他一部分仍居西寶社。另外還有與該社祖先，同時從 Taroko-Tarowan 出發而移居 Sowasal, Salao-qaxuni, Tapoqo, Kaoayan, Maxeyan (Salao-qaxuni 對岸) 等地者為數不多。另以達布拉社分派進出東方者有 Qolan 社。

由以上諸社的傳說，可知他們的祖先大多是在口述者算起，多則五六代，少則也有三四代以前，自托魯閣—托魯萬（意即在托魯萬地方的托魯閣社羣）遷入立霧溪河谷的。依據廖守臣的實地調查，以及年代的推算，他們開始遷移入這地區的時間，約在距今二三百零年，晚者約一百五十年前。

這一波精於狩獵的高山居民，他們的遷入太魯閣，可能與漢人開墾南投縣丘陵地區有間接的關係。南投縣的魚池鄉（古稱「水沙連」）埔里鎮等地，早在清乾隆年間就有漢人進入開墾，與番人爭地。埔里盆地原是眉番與埔里的地盤。眉番屬泰雅族的一支。原來就與埔番競爭激烈。後來又有一支平埔族巴宰罕，因為受到漢人壓迫，大量移民進入埔里盆地，逼使眉番退入高山地區。這段時間正是十八世紀初葉。原在濁水溪上游的泰雅族，本來就居地狹隘，人口眾多，社羣間為生存的競爭激烈，怎麼能夠再容得下外來的移民？所以，當他們發現了廣闊的立霧溪流域，自是得其所哉。於是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間，各部落社羣已經定居繁衍了整個立霧溪及其各支流河谷。

二、族羣的遷出

泰雅族東賽德克羣約在十七、八世紀才開始移入立霧溪流域。至十九世紀末，各

部落社羣已經定居繁衍了整個立霧溪及其各支流河谷地。當時是由於泰雅族賽德克亞族各羣在南投縣的原居地狹隘，加上人口的膨脹壓力，社羣間的生存競爭激烈，於是分支遷移找尋獵場與居地，是他們自動自發最強烈的動機。適逢花蓮山區，其時仍是一片未開發的處女地。即使其時原有少數屬凱達格蘭或噶瑪蘭族的平埔族居民，也因為他們原就不慣於居住深山，人口又少，所以難擋這些自西方中央山脈源源而來的高山獵人。

然而這地區的泰雅族居民為什麼會在最近短短的數十年間遷徙一空了呢？這事要以日據時期，日人的若干治理政策與措施說起。案甲午戰後，臺灣易手，日人於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進佔臺灣。次年進入臺灣東部，在臺東設臺東支廳以治理臺東花蓮地區的行政事務。但因進佔臺灣的初期，為對付漢人的抗日勢力，無暇顧及在高山之所謂「蕃族」。但是，日人對於在高山地區的「番人」常據險頑抗，不肯歸順，早已如芒在背。直到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日本更改臺灣總督府組織，在總督府設置「蕃務署」，各地方政府設「蕃務科」。同時發表其所謂「五年理蕃計畫」。就在這一年開始大規模對高山居民的討伐行動，用當時新式軍力與武器來對付這些無武裝的土著居民。對泰雅族的討伐多達二十八次，其中尤以民國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發動的所謂「太魯閣征伐的軍事行動」的規模最大。動員的軍警及役夫多達二萬餘人，歷時六十餘日，為征伐臺灣土著族中最久的戰役。這次戰役中，日軍兵分二路，車路以警察為主力，分成二支，各自立霧溪與木瓜溪兩河口往西進攻。西路以軍隊為主力，並且由日本臺灣總督佐久間親自率領陸軍，由埔里出發向合歡山方向進攻。這一戰役，自五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才將太魯閣諸社全部征服。曾經在沙卡亨、西荖卡侯尼、巴托諾夫、桐給楊等社附近發生很激烈的戰鬥，雙方都有很大的傷亡。²⁶

在這次行動之後，日人對於這地區的治理政策，首先是開發山區的交通，廣泛地修築交通道路；其次是增設警備機構，曾在花蓮縣賽德克人居住區設四十二處警察官吏駐在所，並且在鍛鍊山（舊稱海鼠山）留駐一中隊的軍隊，以震懾這地區的泰雅族人。最後一步驟即是強迫部落遷徙。

26 廖守臣：《泰雅族東賽德克羣的部落遷徙與分布（上）（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44，45期。（1977，1978年）。（下）頁81-84。

強迫部落遷徙始於民國七年，直到民國二十六年才告結束，費時達十九年之久。這期間大致可分為二個階段進行。

（一）民國七年至十九年，先後達十三年。在這個階段中，多以「勸誘」為主，強制為輔。因此有許多部落在日人的勸導之下，願意移居山下的平原地區者，日人先在平原地區新建他們的部落（稱「平地部落」），再將部落遷往。有的部落是因為曾經發生襲擊日本警察者，就被強迫移居。在這一階段，如果有些部落經過勸導仍然拒絕遷徙者，為了對於這些部落的控制，避免倡亂，乃將距離警官駐在所較遠的部落強制遷至各駐在所附近，或遷至已經修築的山區道路兩旁定居，由較近的駐在所直接管理，因其部落仍分布在山區，故稱「山區部落」。新建的平地部落大致是分布在北起大濁水溪口，南迄馬太鞍溪河口。其中大濁水溪口至立霧溪口間的山麓臺地，則是濱太平洋；自秀林臺地起至馬太鞍的一帶均屬花東縱谷的西緣地區。

（二）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六年，為第二階段，先後費時六年。民國十九年因有南投縣泰雅族「霧社事件」發生。次年，日人乃改變政策，以強制的手段，強迫山區部落一律遷徙下山。直到民國二十六年，這項工作才全部完成。在立霧溪河谷的山區部落，僅餘希達岡社，沙卡丹社（今稱大同社）、哈魯閣臺社（又稱赫赫斯，今稱大禮）三個部落仍留原地。

由上述的過程可知，日人使這些泰雅族部落遷徙，在二個階段中的手段與方式之不同，造成了他們社群結構與分子的影響。如上所述，第一階段是勸誘為主，強制為輔。在這種方式的遷移，有時遷徙者可以不隨同原部落做整個集團的遷徙，而以二三戶近親，或只有本戶親人自願選擇居地。因而會產生原來的一個部落會零星地分布在二個以上的聚落中。如原來的老西社人分別移住在今富世、水源、銅門諸社中，加灣社人分散在景美、明利、水源、萬榮諸社等例。又在第二階段的遷徙中，雖然是集團的移住方式，仍然有一社被日人分散移居在二處新的居地者，如洛韶社人遷入西林與紅葉二社，斯可伊社人遷入水源與佳民二社等例。²⁷

臺灣光復後，山胞的遷徙，就業獲得充分的自由，也有部落遷移的情況。但與日

27 同 26，（下）頁 190。

據時期受勸誘與強制是顯然不同的。依廖守臣的看法，有下列幾個因素：

(一) 爲了改善山胞生活，或因居地另有應用，經政府積極輔導，移住於生活條件較爲良好的區域或其附近地區。

(二) 日據時期被強制迫遷者，臺灣光復後又自行遷回原社址。

(三) 由於遷徙下山而建立的新住區，在颱風來襲時溪水暴漲，或引起山崩，原址被毀，不得不散居於其他部落，或另建一新部落。

(四) 人口增加，耕地不足，遂率族人另找耕地。

(五) 因在平地部落居住，但因無力繳稅，或因高利貸而抵押田產於他人者，乃遷回山區原社址居住。

(六) 由於姻親關係，由另一社遷至岳家居處的部落。

(七) 爲接近耕地，以便利墾種，而遷至耕地附近另建住宅或社區。

由於上述的這些理由，發展至目前，各部落中的分子變得更爲多元性。至目前已分散於花蓮縣的秀林、萬榮、卓溪、壽豐、吉安及宜蘭縣的南澳等六個山地鄉。²⁸

三、舊部落及其遺址的分布

泰雅族東賽德克羣自他們由西部濁水溪河谷逐漸地移入立霧溪流域，到被日人強迫遷出這流域，其間不過二三百年。就一羣民族的大遷移來說，這不算很長。那麼他們在這段期間，族羣的移動與子孫的繁衍情形如何呢？現依文獻資料可查的立霧溪泰雅族舊部落之社名、遺址位置與海拔高度等項列如下表：²⁹

表四：立霧溪流域泰雅族舊部落遺址位置

社 名	今 名	拼 音	海拔	溪 流	位 置
1 欣里干		Senlingan	1,400	沙卡丹，右	三錐山東方
2 宿莫渴		Somoko	1,250	沙卡丹，左	清水山西南方，沙卡丹部落北方約二公里

28 同 26，頁 95-192。

29 參考 26，(上) 頁 92-206。

3 摩 可 古 魯		Mokkolo	1, 250	沙卡丹，左	宿莫渴社東南方約三四百公尺地的山腹
4 得呂可		Deoleq	600-700	沙卡丹，右	希達岡東方
5 赫赫斯*	大 禮	Xoxos	915	立 霧，左 沙卡丹，右	兩溪會合口東方約一公里
6 沙卡丹*	大 同	Sakadan	1, 128	沙卡丹，左	大清水山西南方
7 波希岸	武士岸	Busengan	1, 000	立 霧，右	新城山西北走向脊嶺上方
8 落支煙*	落支煙	Lotsien	85-400	立 霧，右	太魯閣峽口稍西
9 希達岡*	西拉岸	Sidagan	484	立 霧，左	三錐山東南方，今寧安橋北端上方臺地
10 托莫灣*		Tamonan	50-500	立 霧，右	塔山的東北方，今寧安橋南端的山腹地
11 達希魯		Tassil	350-500	立 霧，左	東起寧安橋稍西，西止溪畔發電廠蓄水池
12 普洛灣*		Bolowan	350-400	立 霧，右	塔山北方，燕子口上方
13 巴達岡*		Batagan	453	立 霧，左	三錐山南方，中橫路靳珩站對岸，斷崖上方
14 巴托蘭		Batoran (Vetodan)	457	立 霧，左	巴達岡稍西上方
15 凱 金		Qaitsin	300	立 霧，右	今中橫路靳珩站現址，立霧溪與其支流魯丹溪會合口
16 達 布 可 庵		Tobokyan	400	立 霧，右	凱金的南方約一公里山腹
17 科 蘭		Qolan	500-600	立 霧，右	主流與支流科蘭溪合流點南方，江口山東側山腹上方
18 達希魯		Tassil	300	立 霧，右	主流與支流科蘭溪合流點南方，科蘭溪上游左岸

19布拿俺		Bunayan	300	立 霧，右	主流與支流科蘭溪合流點南方，江口山東側山腹下方
20巴 拿 拉 哈*		Banalax	450- 800	立 霧，右	江口山北方，中橫公路慈母橋對岸
21老 西*		Lausi	455- 1,636	立 霧，左	主流與支流老西溪合流點稍東北一帶山區
22玻 可 斯 伊*		Bokusui	460	立 霧，左	合流上方，鍛鍊山南方，今中橫公路慈母橫西端至綠水
23斯可伊		Sikui	1,151	希卡拉汗， 左	鍛鍊山北方，中橫公路合流站正北約五公里
24陀優恩*	綠 水	Doyon	454- 848	立 霧，左	今中橫公路綠水站現址及上方山腹
25巴奇干*		Putsingan	1,747	老 西，右	中橫公路合流站東北約7公里山坡地
26伊玻厚		Ibox	854	立 霧，左	主流與支流老西溪合流點西北方山腹，海鼠山南方
27巴 拉		Pala		希卡拉汗， 左	斯可依社東北方約二公里，鍛鍊山西北方
28莫 可 伊 希*		Mogoyisi	1,000	希卡拉汗， 左	斯可依社西南方約二公里
29希黑干		Senxengan		希卡拉汗， 右	朝墩山南方山腹，隔著希卡拉汗溪與莫可伊希社相對
30巴 魯 諾 夫		Bolonof		希卡拉汗， 左	希卡拉汗社北方，與蘇瓦沙魯社隔溪相對
31拉巴侯		Lopox	1,700		希卡拉汗溪上源與老西溪上源之間的脊嶺朝墩山西南方
32巴拉璫		Balanao	1,300	大 沙，左	海鼠山西南方，中橫公路谷園站對岸，希卡拉汗東南
33希 卡 拉 汗		Sekalaxan		希卡拉汗， 左	希卡拉汗溪與陶塞溪會合口，今中橫公路谷園對岸
34馬黑楊		Maxeyan	848	陶 塞，左	今中橫公路文山站對岸

35塔比多*	天 祥	Tapido (Tupido)	457	立 霧，左	主流與陶塞溪合流處兩岸
36道拉斯		Daolas	469	立 霧，右	主流與支流瓦黑爾溪會合處南方高地
37達布拉*	文 山	Tabula (Tobula)	610	大 沙，右	今中橫公路文山溫泉附近
38玻希瑤		Busiyau	900	陶 塞	魯多侯社西北約二公里
39魯多侯	竹 村 (上梅園)	Lodox	900	陶 塞，右	鷄鳴山東南方，今上梅園現址
40玻卡魯		Baga-al	1,000- 1,300	陶 塞，左	今上梅園臺地對岸西北約一公里地，西基南山東南
41莫 可 伊 希*	竹 村 (第二臺)	Mogolisi (Magoyisi)	1,120	陶 塞，右	中央尖山東南方，屬於今上梅園（竹村）第二臺地
42玻 里 亨 干	山里(日) 下梅園 (今)	Bulexengan	700	陶 塞，右	今梅園（下梅園）臺地
43蘇 瓦 沙 魯*	蓮花池	Sowasal	1,301	陶 塞，左	今蓮花池地
44瓦黑爾		Waxel	1,363	小瓦黑爾， 左	梅園（舊稱山里社）西方
45西拉克*		Silaq	1,212	小瓦黑爾， 左	陶塞溪與小瓦黑爾溪會合點西方約4.3公里
46凱 金*		Qaitsin		小瓦黑爾， 左	西拉克社西方約二百公尺，依附西拉克社
47給 揚		Geyan		小瓦黑爾， 左	西拉克社稍西，亦屬西拉克社分部落
48旁給揚		Bunkran	1,303	小瓦黑爾， 左	西拉克社東方約四公里
49得 給 亞 可		Dagiaq	1,000- 1,300	大 沙，右	今西寶國小西面上方高地
50卡拉奧		Qarau		大 沙，右	得給亞可社北面下方山腹

51西 寶*	松 莊	Sipao	950	大 沙，右	今中橫公路西寶國小
52巴巴卡	西 寶	Babaga	950	大 沙，右	今中橫公路西寶站附近
53西奇良*	薛家場	Sikilian		瓦黑爾，左	今中橫公路薛家場站稍東，下方小臺地對岸，饅頭山北側
54卡 莫 黑 爾		Kumoxel	939	瓦黑爾，左	今中橫公路薛家場站一帶山腹地
55洛 韶*		Losao	1,300	瓦黑爾，左	今中橫路洛韶站北方上方
56卡希亞		Qesia	1,100	瓦黑爾，左	權巴宇山南方，今洛韶以西 800 公尺地
57烏 歪		Uwai		瓦黑爾，右	荻板山東南山腹地
58魯布可		Loboq	757	瓦黑爾，左	西奇良社西方600~800公尺地
59玻希瑤	洛 韶	Busiyau	1,117	瓦黑爾，左	今中橫公路洛韶站現址
60卡魯給		Kalugi	939	瓦黑爾，左	今中橫公路薛家場站稍西
61桐卡老		Tengarao	1,200	瓦黑爾，右	今中橫公路畢祿西站現址
62瓦黑爾		Waxel	1,200	瓦黑爾，左	在瓦黑爾溪上游，依其傳說常併於巴拿拉哈部落
63巴 拿 拉 哈		Banalax	1,200	瓦黑爾，左	權巴宇山的南方，今中橫公路復興山招呼站西北山腹
64陀 南 巴 伊 斯		Tonan-Pais		瓦黑爾，左	巴拿拉哈社上方約 500 公尺地
65古白揚*	玻 恩	Kobayan (Bon)		立 霧，左	主流與支流魯翁溪合流點東北方山腹，中橫公路新白揚站下方 494 公尺臺地
66魯玻可		Lubaq		立 霧，左	古白揚社西南方山腹

67玻卡巴拉斯	慈恩	Baga-Paras	1,400	立霧，左	慈恩溪上游，今中橫公路慈恩站附近
68巴托諾夫*	見晴(日)	Batolof	1,250	立霧，左	慈恩溪下游
69畢亞南		Biyanan		立霧，右	今中橫公路新白楊對岸山腹
70西老卡侯尼*	西老卡	Salao-Qaxuni	1,342	立霧，左	主流與支流慈恩溪合流點西方約一公里，畢祿山東方山腹
71喀來胞*		Kalapao		立霧，左	畢祿山東南方，今中橫公路「碧綠神木」下方約500~600m
72沙卡亨		Sakahen	1,300	立霧，右	富田山西方山腹，隔著立霧溪與西老卡侯尼社相望
73凱金		Qaitsin	1,200	立霧，右	主流與支流凱金溪合流處東面山腹
74魯比		Luppix		立霧，左	主流與支流托博閣溪合流點附近，托博閣社東北方約2.8公里
75斯米可		Sumeq		托博閣，左	托博閣社東方約五六百公尺地
76巴拉璦		Balanao		托博閣，左	托博閣社北方，杜銓山東側地
77托博閣*		Topoqo	1,300	托博閣，左	托博閣溪上游左岸，杜銓山南方，今中橫公路畢祿站西南方約5~6公里

上表所列的舊部落遺址多達七十七處。除此之外，尚有少數幾個部落的社址，因地點不明，不予列入。就以這些社址來看，幾乎遍布於立霧溪主流及其各支流的兩岸，可看出這流域內原土著居民的盛況。表中舊社址有米號者，日據時期並設置有警察官吏駐在所。

這七十七處舊社遺址因是擴散在全流域各大小河谷中，無法全部前往調查。茲將調查到的舊社址敘述如下：

5. 赫赫斯社：今稱「大禮」部落。筆者在民國六十八年即曾前往調查一次，其時部落仍未遷出。七十一年間才遷到今太魯閣口的民享。這次的調查工作期間，曾經

又去三次。部落的居屋仍然還在。山坡的農地也還有人耕作。有些老年人還依戀那山區生活，仍然居住那裏。

6. 沙卡丹社：今稱「大同」部落。民國六十八年，筆者去赫赫斯社時也同時去調查過。這個部落因為離太魯閣較遠，在那時大部分人口就已經往山下遷移。其時居留山裏的已多是老年人。目前也是僅留下極少數的老年人，但大多數農地也還在耕作。

9. 希達岡社：舊日部落的規模仍依稀可見。居屋僅餘二戶人家，使用竹木混合構築的房屋。大片平坦的階地為農田。其中一塊農地的中央留有石碑一座，上書「先祖累代之墓」。可知此處原為族人的墓地。

22. 玻可斯伊社：舊社在今慈母橋西端至綠水間的山坡地。現在靠近中橫公路的沿線。有一部分西寶農場的榮民在這一帶建屋而居。在公路上方的平緩地多成農田。惟日警合流駐在的地基仍在，部落的遺蹟已不復見。

24. 陀優恩社：今中橫路綠水站地點。現為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的綠水工作站。舊社應還包括上方山腹的若干緩坡地。因為經過近年的開發，舊社遺蹟均無所見。

25. 巴奇干社：位置在中橫公路合流站東北方的高山上。舊時有合流至梅園步道可通。此路雖然年久失修，今仍可通行。調查時由榮民胡炳南帶路，本所邱敏勇先生同行。該社址是處緩斜地。面積甚大，據胡氏說約有五十公頃；榮民們都在傳說是日據時期的一處「跑馬場」。我們到達上方看高度計，與綠水比差約 1,200 公尺。只見一片草海，芒草比人高。舊址只留胡氏的一間破工寮。胡氏並從其工寮中出示一日本兵墓碑。碑是水泥製的。一面書：「故陸軍步兵二等卒奧村增太郎之墓」，另一面書「大正三年六月十四日於クハセン（古白揚）戰死」。可知這是民國三年，佐久間總督征戰泰雅族時一個陣亡士兵的墓碑。此處離古白揚甚遠。可能是因地勢高，面積又遼闊，易於控制此段立霧溪河谷。上文曾提及日人曾在鍛鍊山駐軍一中隊以收震懾之效。此即當時駐軍之地。我們調查時曾在草叢中聞得怪味，又見新鮮的野獸糞便。胡炳南說是野豬的。不敢久留，即退回綠水。

35. 塔比多社：即今中橫公路的天祥站。因為經過近年來的開發，土地使用的範

— 262 —

圍已遠超過當日的舊社。舊社的遺蹟已不存在。

37. 達布拉社：今文山溫泉附近。也無舊社遺蹟。

39. 魯多侯社：今竹村第三臺以上之地，又稱「上梅園」。舊社遺址全為西寶農場的榮民佔居與耕種。原是一處很大的聚落。村中的道路與梯田邊的石牆，仍依稀可看出若干舊社的遺蹟。

41. 莫可伊希社：今竹村第二臺地。舊址已成農田。甚至原日警駐在所的遺蹟均已不留。

42. 玻里亨干社：今梅村，又稱「下梅園」。舊址全被開成榮民的聚落。也已不見舊社遺蹟。

43. 蘇瓦沙魯社：今蓮花池。也成榮民的聚落。但區內仍留有多處舊社居屋的基礎。可見舊社規模。蓮花池為一處小型高山湖泊，原面積約三千平方公尺，盛夏時睡蓮花一美景。數年前池底開始漏水，池面縮小。又因引進布袋蓮，使睡蓮勢弱，被逐出該池。

49. 得給亞可社：位在今西寶國小西面上方高地。舊址全部開發成農田。

51. 西寶社：即今西寶國小及其附近的臺地。現為榮民的農莊。聚落內已不見舊社的遺蹟，上方臺地均闢成農田。有石紡輪及陶片的出現，即西寶遺址。

52. 巴巴卡社：今中橫公路西寶站。公路旁有一排居屋處，據說即巴巴卡舊社址。今也無特殊遺蹟。

53. 西奇良社：即今中橫公路薛家場東邊。今有榮民居住，舊社址也成農田。

59. 玻希瑤社：即今中橫公路洛韶站現址。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設有青年活動中心。仍未見有舊社的遺蹟。

65. 古白揚社：今中橫公路新白揚站下方約 500 公尺處。坡地多闢成農田。惟日據時的警察官吏駐在所及番童公學等的水泥屋基門柱仍在，依稀可見當日的規模。若干屋基上現有榮民的工寮。

67. 玻卡一巴拉斯社：今中橫公路慈恩站附近，除了救國團設有一山莊，公路局第四工程段有一工作站之外，還有若干榮民的住家，未見舊社遺蹟。

68. 巴托諾夫社：日人稱「見晴」。在合歡舊道上。入村的石階、石牆、以及日

警所的遺蹟仍存。

70. 西荖卡侯尼社：日警所的屋基仍在。其餘舊社遺蹟均埋於芒草之中，調查時未能停留清草，情況不明。

71. 喀來胞社：舊址僅遺一間山胞舊屋，一對五十餘歲的夫婦留居。其屋旁另有一間平地人蓋的工寮。社址附近已闢成農田，種高冷水果蔬菜。因為地近中橫公路畢綠神木，有被過度發展之慮。此舊址的日警駐在所的屋基仍存，甚至還留有一座水泥爐灶。除此之外，不是田園就是荒草地，已難看出舊日部落的規模。

七十七處舊社中，已調查到的僅有上述的二十二社。蓋因這項調查工作必須視下述的三個因素而定：（一）目前的道路狀況。亦即調查人員視該地點的可及性而定。這流域在日據的末期已建設有相當緊密的步道系統（將在下文敘述）。但因光復後的四十年來，原為部落間交通為主的這項步道系統會因它們的需要程度之不同，成為存廢的關鍵。（二）視各舊社遺址土地利用的現況而定。上述已調查的二十二社，多是現今土地仍在做不同程度的利用。如果是完全被廢棄的舊社址，這數十年的荒廢足可使那塊土地變成次生林地。幾乎無法做考古學的調查。（三）初步的廣泛調查(*general survey*)，感於人力與物力、時間的不足。否則前二因素也可以用工作者的功力去補足。

綜觀這項泰雅族舊社遺址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具有二點現象：

（一）就各社的地點而言，證實了民族誌的記載，具有相當的可信度。這是因為這區域土著民族的遷移時間，距今仍不算久遠。而且民族誌的工作者，得以在不算太晚的時候做下了記錄，這是可欣慰的。

（二）舊社遺址中，可觀察到遺蹟結構的部分，多是石牆、石階等以岩石材料做建構的遺蹟，缺乏的是居屋遺蹟。這是因為這流域的泰雅人，大量使用竹子為居屋建材。並且他們居屋建築的形式又是平地式，與西部濁水溪上游的西賽德克羣豎穴半地下式有顯然的差異。³⁰ 這種使用易朽的竹子與平地式的建築在地面與地下均難留下遺蹟。

30 千千岩助太郎：《臺灣高砂族の住家》，丸善株式會社。（1960年）。頁9-17。

伍、舊道路系統

清代人在實行開山撫番的時候，在蘇澳與花蓮之間就已經與太魯閣番有過接觸。這在清代人的有關文獻中常見到記錄。尤其是在開闢蘇花古道時，開路的兵工常被騷擾。³¹ 可知其時泰雅族的東賽德克人已經普遍進住到立霧溪河谷，並且到達臨海濱地區。因而，就常理來說，泰雅族各部落之間本就有他們的連接道路，只是沒有文獻可徵。立霧溪流域地區正式由官方開闢道路一事，約始於日據時期。自民國三年五六月間，日人對太魯閣泰雅族人施行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後，爲了要加強對這一地區的統治，乃實行開發山區的交通。民國三年八月至九月，經一個月的時間，首次完成太魯閣口至文山溫泉間的棧道。並且架設鐵線橋，通電話線。此後又繼續開闢其他山路。至民國九年，大致修成了這一帶山區的各線道路及其支線。現將在立霧溪流域內的各路線略述如下：

（一）合歡橫貫道：這是一條沿著立霧溪的主道路，東起自太魯閣口，並與蘇花古道銜接，自後由東溯立霧溪蜿蜒而上，貫通全流域。西至合歡山縣界，再與霧社合歡段路線相接。全程可分成以下四段來說明：

1. 峽口至普洛灣段：太魯閣峽口起，迄於普洛灣臺地下方的立霧站。這段路與現今的中部橫貫公路經過的路線大致相同。自峽口溯立霧溪而上，經落支煙、長春祠、阿哨、托莫灣、溪畔而抵達今之立霧站。

2. 普洛灣至塔比多段：自立霧站攀登至普洛灣臺地（即普洛灣舊址），在社之北端斷崖處，即今普洛灣隧道（臺 8 隧 076）上方與對岸山腹（達玻恩 Toboon）之間，架設鐵線橋，橫跨於立霧溪；在橋北折西，沿三錐山南方山腹的巴達岡、伏多丹、然後經過錐麓大斷崖頂端，至九曲洞上方約 700~800 公尺處，再下降至老西社；折南至今慈母橋稍北約 100 公尺地，架設鐵線橋，跨過老西溪，達合流臺地；再向西沿著今中部橫貫路上方約 20~30 公尺處，而至塔比多（今稱天祥）。

3. 塔比多至喀來胞段：起自塔比多，經今基督教長老會堂附近折西；沿西寶山

31 羅大春：《臺灣海防並開山日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72 年)。頁 43, 44。

南側中腹，抵達西奇良社舊址，在今薛家場下方 200 公尺處；再與對岸饅頭山北向山腹，架設鐵線橋，橫跨瓦黑爾溪，從橋南端折西翻越饅頭山，至今中橫公路新白楊站下方約 500 公尺地之古白楊社舊址；再沿立霧溪西行，經見晴（土著稱巴托諾夫）、西荖卡侯尼、而抵喀來胞。以上各地皆在今中橫路沿線下方約 500~600 公尺，沿溪底上方 30~40 公尺處。

4. 喀來胞至合歡山段：自喀來胞經碧綠神木西側，攀登至中橫貫路畢綠站，再沿畢綠山東走脊嶺，抵達合歡山縣界。再與南投縣界內的霧社合歡橫貫道相通。

以上四段路程全長 70.1 公里，其中太魯閣峽口至塔比多（天祥）25.35 公里，最急坡十分之一，平均坡度二十五分之一。塔比多至合歡山縣界 44.75 公里，平均坡度十七分之一。主修此路是在民國八年二月（大正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計畫開關五二公里。次年完工，稱「理蕃道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計畫改築為公路。迄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前，完成自太魯閣峽口至塔比多一段，長 19.5 公里，幅寬 4 公尺，坡長平均五十三分之一。以主採沿溪砂金，又稱「太魯閣產金道路」。大致沿立霧溪岸，架橋樑、鑿隧道，復折以通。工程甫竣，民國三十四年九月颱風為害，橋樑路基多被摧毀坍塌，阻塞不通而成廢道。³²直到光復後民國四十五年中部橫貫公路的重修。

合歡橫貫道除了第一段自太魯閣口至普洛灣已經完全合併在今之中橫公路外，其它的三段在中橫公路的開闢中不應受到影響。經過筆者實地勘查的結果，敘述如下：第二段，自普洛灣社舊址至達玻恩社之間的吊橋，至今已無痕跡。要在這附近渡河，有二途徑：一在臺電溪畔發電廠，走溪畔大壩渡河，到立霧溪的左岸。後沿發電廠東側的山路步道蜿蜒而上到山腰上，再沿往西的山路步道，可抵巴達岡社舊址。該地現今仍有竹屋兩間，為兩戶泰雅族人家的居屋。位置在兩水泥柱後方及水泥屋基的遺蹟上，推測可能是日據巴達岡警所舊址。再從巴達岡社的東北方繞過山腰，往西即走上舊時的幹道。道路約在山頂附近及懸崖的上緣。此路一直可通到老西溪慈母橋的上方。路寬不及一公尺，路蹟仍然明顯，惟因舊時的棧道橋樑均已破損，通行甚為不

32 駱香林等：《花蓮縣志》，卷十五交通。花蓮縣文獻委員會。（1974 年）。頁 17-19。

便。尤其在錐麓大斷崖上緣的一段，路的外緣草木不生，俯視對岸下方的中橫公路，雖人車歷歷，但比差在 300~400 公尺，一無護欄，路面又均是砂粒，並且往外緣傾斜。筆者所帶同行之泰雅族山胞二人亦望之怯步，甚為驚險。中途有一處稍緩的山谷地。該處有水泥屋基，可能是日據時期錐麓警察官吏駐在所的舊址。另有紀念碑一座，為紀念在當地殉職的巡查班長持館代五郎所立。走過錐麓大斷崖之後，不久即可達慈母橋的上方，從老西溪出中橫路。此路原有吊橋一座橫跨老西溪而與合流臺地相連。日據合流警官駐在所即設在該臺地上，至今仍可見水泥柱大門及屋基。由合流以西，道路即逐漸下降，綠水東方約一百公尺處的隧道口上方仍可清晰見到路跡。綠水往西至天祥的二公里路，舊道可能漸靠溪旁，如今湮沒於中橫公路中。

第三段塔比多至喀來胞：筆者亦曾組隊勘查。承楊南郡王素娥夫婦、林古松、郭信裕、廖吉成五位登山專家協助，並帶同泰雅族山胞二人，於七十四年二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四天，先自碧綠神木沿山路往立霧溪河旁出發，經數片山坡地之後，到達山腰，有木屋兩間與果林一片，校對地圖位置，即知已到喀來胞社舊址。其時大雨不停，只好借住一木屋工寮中。屋主為泰雅族山胞李貴和（55 歲）與鍾惠姬（57 歲）夫婦二人。於是順便查詢舊社及道路情形。是晚即借住在另一木屋中。次晨，詳細調查喀來胞社。該社原有日警所一座及警官招待所一座，其水泥屋基與爐灶仍在。自喀來胞往東即西老卡侯尼社（亦稱西老我卡）。兩社之間的路跡仍然顯明，惟沿途有塌方，而原來的棧道又年久失修，需下溪谷渡河才能通過。據山胞說，此線大致可通到西奇良社舊址，約在今薛家場附近。之後探查隊由原路退回。乃由天祥基督教長老教會旁入山，入山口附近的舊道路跡仍然顯明。惟至文山附近以西的道路多毀於臺灣電力公司的施工道路中。

第四段自喀來胞至合歡山：喀來胞往西還有魯比、斯米可二社，再繞杜錚山的南邊托博閣社而西，沿托博閣溪直上合歡山一帶。並可與南投縣的霧社線相接。

（二）峽口至沙卡丹道：自太魯閣口錦文橋往西走約一公里，立霧溪左岸與沙卡丹溪合流處，即原落支煙社舊址處，沿沙卡丹溪左岸，往北即是沙卡丹道。此路修於民國二十九年，日人為設立立霧發電廠，築作運輸材料至沙卡丹溪水源工地之用。原來全長二、五公里，路寬四公尺，可通至赫赫斯社（今稱大禮）。自大禮又有林道可

通沙卡丹社（今稱大同）。此外，另有一條由立霧發電廠大水管西緣而上的山路，也可通大禮，是目前這兩社與太魯閣口間的主要道路。

（三）阿嘯至希達岡道：阿嘯在今長春祠西方約一公里地。此路沿阿嘯斷崖東緣急坡而登至標高 484 公尺的希達岡臺地，全長約一公里。希達岡臺地仍有二戶人家在耕作，並有竹木構造的居屋。臺地的正中，目前仍遺留一座大石碑，上書「先祖累代之墓」。邊款「シラカン社一同」。道路兩旁有立石，仍留舊社規模。

（四）科蘭至合流道：起自慈母橋以西 200 公尺處的涼亭，有架設鐵線橋橫跨立霧溪至對岸山腹，沿江口山北向急坡而攀登至中腹，然後折向東面，抵達巴拿拉哈社址，再向南登至江口山東緣，止於科蘭溪左岸的科蘭社址。是路部分尚存，為今新城林班攀登江口山的小道。

（五）合流至梅園道：起自合流，即慈母橋北端上方臺地，沿鍛鍊山南向山腹而攀登至山頂，日人稱其地為松山稜。由松山稜再向西北，抵達巴奇干社址。又從巴奇干社折西南，沿希卡拉汗溪左岸，而抵達巴拉瑤社址，經希卡拉汗、巴托諾夫、渡希卡拉汗溪，向西上升至蘇瓦沙魯社址（今稱蓮花池）。從蘇瓦沙魯山西面迴旋，次第下至梅村對岸，有鐵線橋與之相通，全長十二公里。此路由合流至巴托諾夫今已廢棄。而梅村經蘇瓦沙魯抵巴托諾夫對岸臺地仍留存，為今通往蓮花池的要道。

（六）塔比多至陶塞道：自塔比多（今天祥）至迴頭灣之段，與今中部橫貫公路的經過路線相同，皆沿陶塞溪右岸經文山、谷園等地。在迴頭灣，橫貫路折南登至西寶，而往陶塞的道路，續沿陶塞溪至與小瓦黑爾溪會合處，有吊橋橫跨，向北沿溪而上，經梅村（山里）而達陶塞（今稱竹村）；陶塞係臺地，多平坦地，為立霧溪流域最大的臺地。是路又從陶塞向西北行，至臺地西端次第下降至溪底，沿溪而抵達玻希瑤社，在玻希瑤社稍東架設吊橋，通達玻卡魯社址。今由迴頭灣至竹村（舊稱托烏賽道路），仍沿舊路修築而成。

（七）梅園至西拉克道：自今迴頭灣以西 300~400 公尺處，即九梅吊橋起，沿小瓦黑爾溪右岸西行，經卡拉奧社址至西拉克社附近對岸，架設吊橋通達西拉克，並向北抵達瓦黑爾社址，為連通小瓦黑爾溪流域各社的要道。是路自民國二十一、二年瓦黑爾與西拉克兩社的人下山遷徙後，已被廢棄。

(八) 塔比多至道拉斯道：自塔比多西南方之合歡山橫斷道路上，沿山腹下降至溪底，渡立霧溪再從道拉斯斷崖而登至道拉斯社址，民國二十四、五年廢棄。

(九) 西奇良至洛韶道：起自西奇良駐在所，沿瓦黑爾溪西行至魯布可社址，由其地攀登至標高 965 公尺之卡魯給社分為二條：一向東至卡莫黑爾社址；一向西至玻希瑤（今中橫公路洛韶站）。然後沿山脈攀登至洛韶舊址，並抵達巴拿拉哈社。今由中部橫貫公路洛韶站起，止於洛韶農場（洛韶舊址），仍沿舊路修築而成，其餘道路已於民國二十六年廢棄。

(十) 喀來胞至托博閣道：自喀來胞社址沿立霧溪西行，至碧綠神木稍西南方，從畢祿山東面迴旋次第下降至溪底上方約 100 公尺地，架設吊橋通達魯比社址，折西沿溪抵托博閣。於民國十九年，托博閣地區各社下山集團移住後始被廢棄。

(十一) 西寶道：起自今中部橫貫公路迴頭灣東方約 300 公尺處的陶塞道路上，沿西寶山東方急坡攀登至西寶（今西寶國校正東方斷崖），然後分二路：一向南至巴巴卡，一沿西寶山東坡地，登至山頂的得給亞可部落。此路至民國二十五年，西寶附近各社下山遷徙時始被廢棄。

日人把上述道路均稱為「理蕃道路」。主要目的是控制山區各部落。所以除了修築山區道路之外，還在道路的沿途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以便就近控制數個泰雅族部落。自這山區道路的開闢到臺灣光復前，日人所設的重要警察官吏駐在所有二十五處之多。³³ 亦可看出日人對山地土著族羣之控制也費了相當的力量。

陸、區域文化史重建的試探

立霧溪是臺灣東部的三大水系之一。主流與各支流的匯聚，自成一個完整的水系流域。流域內具多變化的地質岩層，經千萬年河流的沖切，造成了諸多的高低位河階與景觀優美的峽谷地形。流域內的動植物資源豐富，是一處自然生態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區域。就自然生態體系的觀念來說，「人」也是這體系中的一分子。在為這地區做了考古學初步調查之後，似乎應該探討一下自古至今人們在這地區的活動情形；也就

33 同 26，（下）頁 88-93。

是爲這地區的文化史重建工作做次試探。

在所發現的七處遺址，我們選擇了太魯閣遺址與普洛灣遺址這兩處做試掘，主要的意義是因爲這兩處遺址在初步的調查與研究的結果，認爲它們是立霧河流域史前遺址中具有二段不同時代的代表遺址。太魯閣遺址可能是屬於史前新石器時代麒麟文化的一處遺址，普洛灣遺址則可能是屬於自新石器時代之末進入鐵器時代之間的文化時期。事實上，由試掘的成果，二遺址所顯示的線索，已經超越了我們預期的結果。此二遺址在地層上均各具兩個文化層。太魯閣遺址的上層爲類似自立霧溪口以西各遺址具有共同特性的方格印文陶文化相的文化；其下層文化的特性，雖然具有東海岸麒麟文化的特質，但是又與臺灣東部卑南文化的石板棺特質有相結合的現象。但是就以石板棺的特質來說，寬短的型式未見於卑南文化的報導，又與卑南文化有所差異。由此可知太魯閣遺址文化的複雜性。我們沒有在這遺址採集到碳素標本，這遺址的年代學證據則有待以後的加強探尋。因爲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只好由文化中的特質做推測，則太魯閣遺址的下層文化，應是臺灣東海岸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二者在海岸山脈北端結合而成的文化相，它的時間可能是在這二文化之最末期。其埋葬習俗雖然承傳了卑南文化的特質，但已改爲屈肢葬的現象。就目前所能見到的證據，顯示最早與立霧河流域發生關係的人羣，就是這些合具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若干特質的族羣。他們進入這地區的時間可能是在公元前後，或者稍早些。但是他們並沒有進入立霧溪河谷，僅在溪口部分。

跟在這族羣之後真正進入這流域的就是使用帶有方格印文陶器的人們。他們佔據的時間並不很長，但是分布的範圍相當普遍，至少包括立霧溪中流和陶塞溪的上流竹村一帶。這羣人的族屬就考古學的觀點，他們與臺北盆地及其周圍的十三行文化所屬的人羣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就民族學的觀點，他們應屬平埔族凱達格蘭或是噶瑪蘭的一支。但是由於立霧河流域在地形上多陡峭的高山與深谷，並沒有良好的低位河階平原適於平埔族的生活方式，因此這些族羣在這河谷中的人口不會很多，未見大型的聚落遺址。而且也未見到深厚的文化層堆積，推測他們的佔居時間也不會很久。

泰雅族移入立霧流域的時期，距今不及三百年。由於該族的生業方式之中，狩獵是其重要的部分，也善於山田焚墾，因而他們的移入乃成爲強勢的力量，使平埔族被

逐退出此一區域。泰雅族雖然在這流域的擴張很快，社羣繁衍遍及這流域的大小河谷間；但是，不幸經歷了日據時期的高壓政策，被逼退出這居地。徒使這區域有二三十年的人文真空時期，直到民國四十七年興建東西中部橫貫公路之後，漢人的遷入即成最後一波進入的居民。

就目前已有的資料來試探立霧溪流域文化史的重建工作，我們會發現這區域有幾個特點：（一）就自然生態環境來看，這地區是臺灣特有的高山峽谷地形。在這種地形的文化發展史，自然與臺灣的丘陵或平原地區的發展情形有相當的差異性。（二）先民進住這地區的年代比較平原丘陵地區為晚。最早的一羣人，在立霧溪河口的活動時間約在公元前後。再晚的一羣人可能又隔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深入河谷。（三）這地區沒有很複雜的文化層，其文化層序很單純。這是筆者初步的看法。然而，這地區就地理位置來說，它是位在臺灣東北部與東部的接壤處。其北邊有蘇澳與花蓮之間的斷崖，在古時即是兩地陸上交通的阻碍。這項阻碍直到數十年前蘇花公路的開鑿才算真正的打通。由於它地處於兩大區域接壤的位置，則研究這小區域的文化史，就必須將它與兩大區域之間的關係做思考：

（一）太魯閣遺址下層文化，是自麒麟文化與卑南文化相結合的一個文化，它形成的時間？中心的地區？

（二）普遍出現於立霧溪流域帶有方格印文陶的文化，它是由原來太魯閣下層文化發展而出的，或是另有來源？

（三）立霧溪流域的印文陶文化與臺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的關係？二者之間可有傳承關係？或是並行的？

（四）立霧溪流域印文陶文化與平埔族凱達格蘭族或噶瑪蘭族之間的關係？

由於在這區域所有的考古工作中，沒有發現到碳素標本，缺乏絕對年代學的資料，上述的四個問題，如果有年代學的證據或可解決其中部分的問題。由這些問題的本身，也可以看出立霧溪流域的考古學工作，在臺灣史前史的研究中佔有關鍵性的地位。它關係到臺灣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東部與東北部、北部之間的文化互動；因而也關係到東部與西部文化發展史上的若干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均有待以後更多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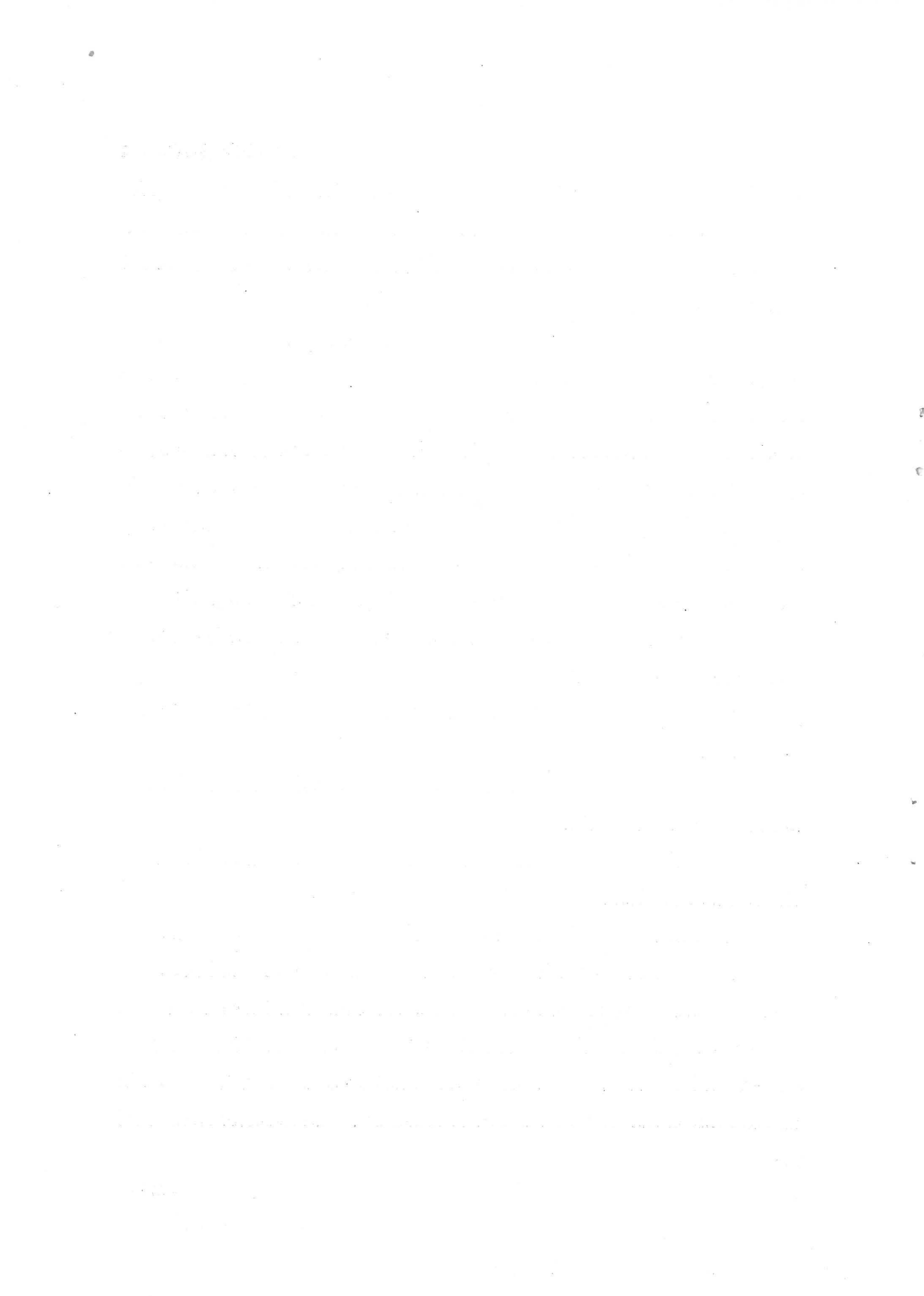


圖 版 壹



1. 太魯閣遺址地表上的單石群



2. 太魯閣遺址單石之一



3. 太魯閣遺址的試掘



4. 太魯閣遺址試掘之第一號大方坑 (SQ1)



5. 太魯閣遺址第二號墓葬 (M2)



6. 太魯閣遺址第三號墓葬 (M3)

圖 版 貳



1. 太魯閣遺址試掘之第二號大方坑 (SQ2)



2. 太魯閣遺址第五號墓葬 (M5)



3. 太魯閣遺址上層文化層中的火塘



4. 普洛灣遺址第三號探坑的斷面



5. 四個身着傳統服飾的泰雅族老婦



6. 太魯閣口的泰雅族少女

圖 版 叁



1. 神秘谷的二戶泰雅族人家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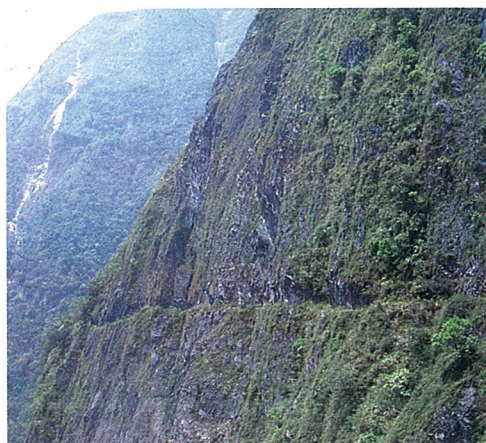
2. 希達岡泰雅族祖先墓碑



3. 立霧溪通往巴達岡舊社的山胞竹橋



4. 巴達岡河階地的舊社遺蹟



5. 錐麓舊道的一段



6. 斷崖日警所附近的紀念碑

圖 版 肆



1. 合流河階地上的日警所舊址



2. 鍛鍊山上遺存的某日本士兵墓碑



3. 蓮花池(蘇瓦沙魯)舊社遺蹟



4. 梅村(下梅園)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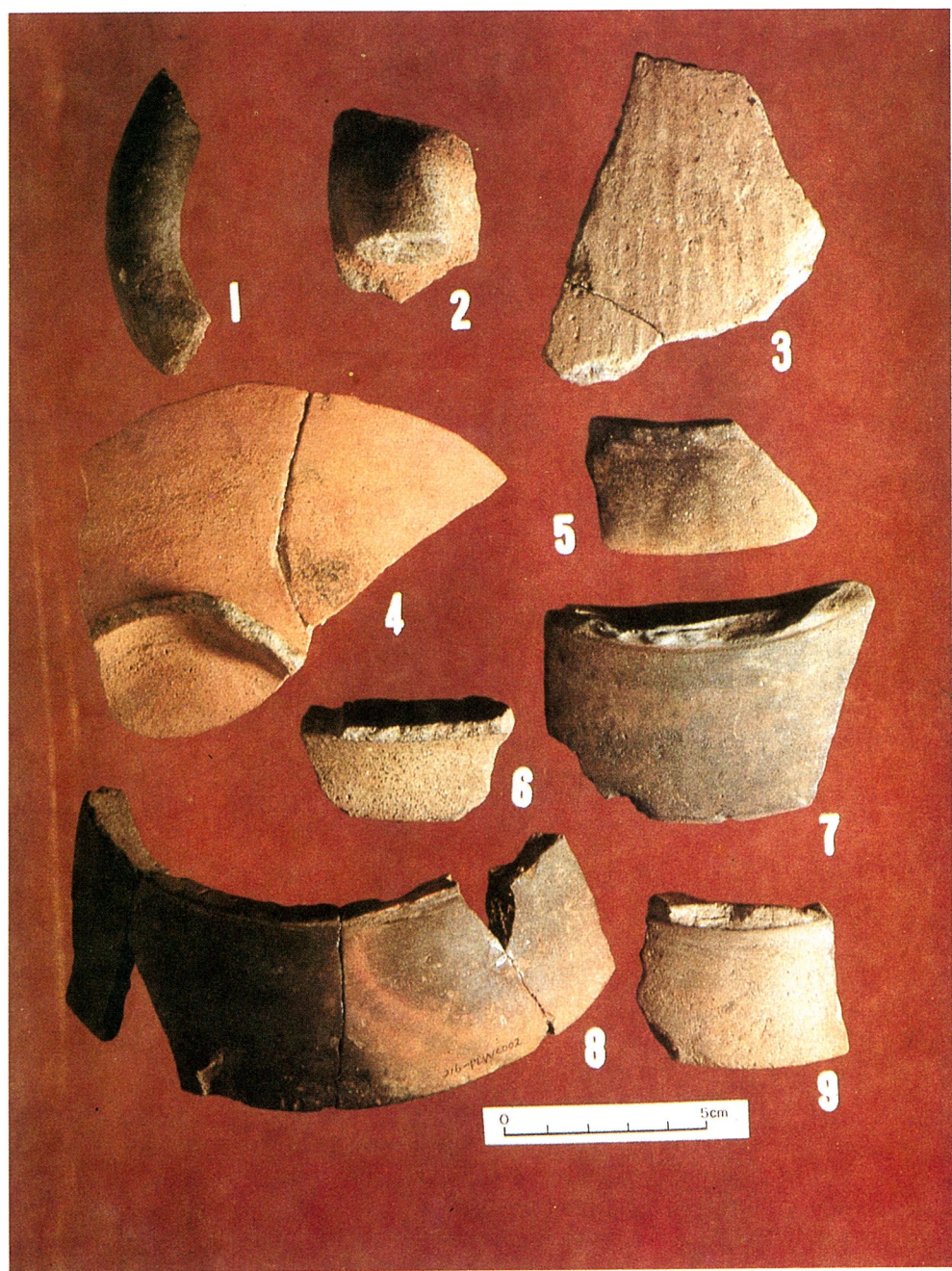


5. 天祥附近的舊道遺蹟



6. 喀來胞舊社日警所遺蹟

圖 版 伍



各遺址採集到的陶片

圖 版 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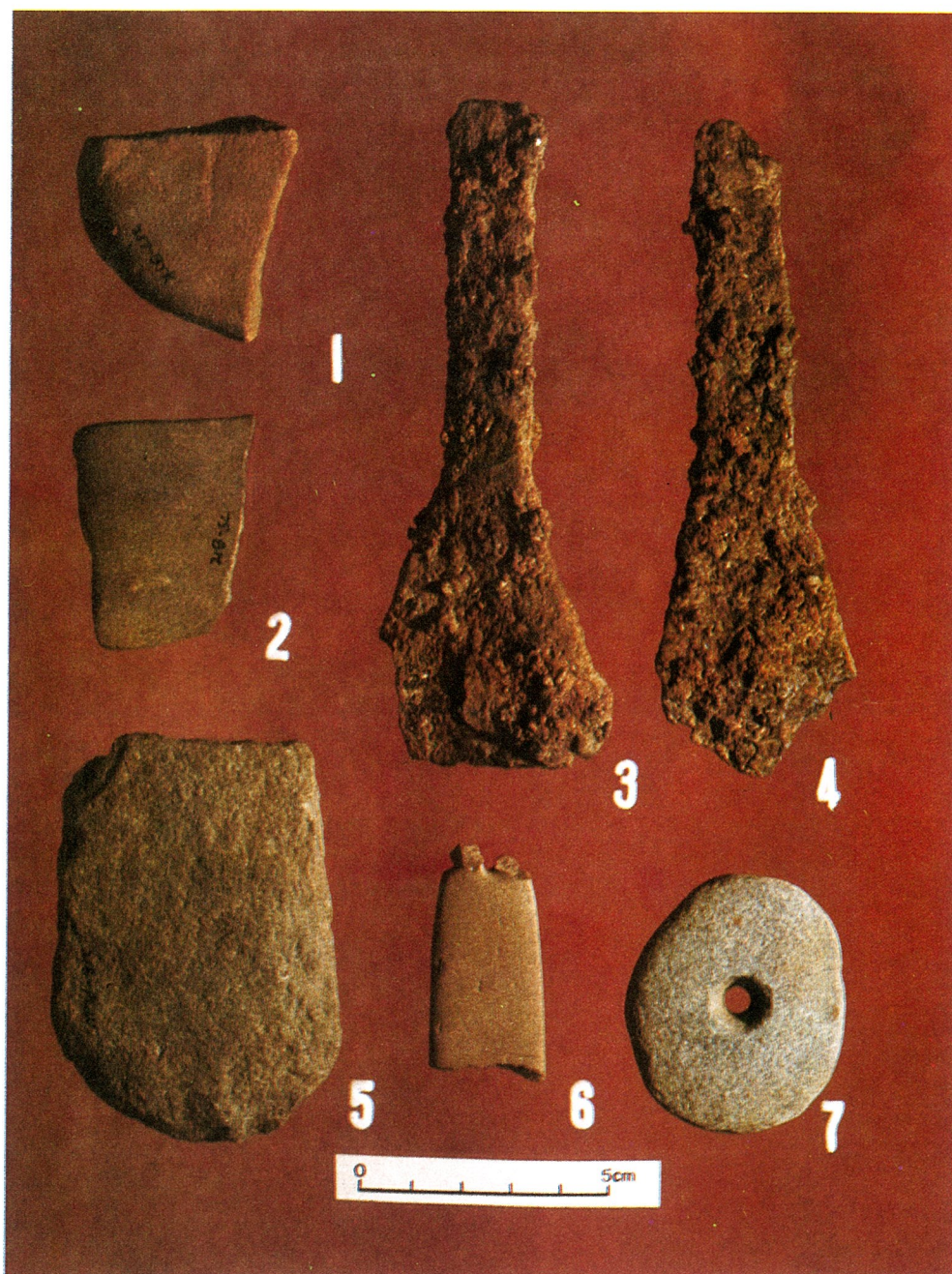
各遺址有文飾的陶片(一)

圖 版 柒



各遺址有文飾的陶片(二)

捌 版 圖



1. 及 2. 砂岩礪石 3. 及 4. 二件鐵器 5. 史前打製石斧
6. 帶穿礪石 7. 石紡輪